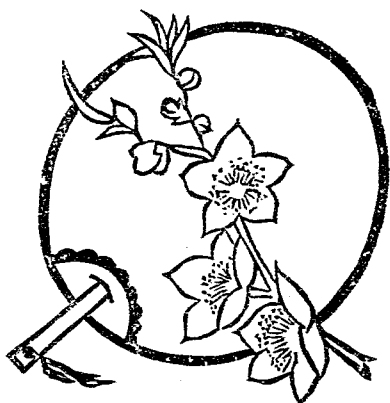


著 彥 周

扇花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社 版 出 今 當

當今戲劇叢書

桃 花 扇

周 彥 著

當今出版社

渝 3632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氣，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寧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

節錄文天祥「正氣歌」

我怎樣寫「桃花扇」

抗戰以來也許是生活程度高了，我眼看著許多……
工作者去經商了，工程師去做政客了，顛沛困苦……
又回到淪陷的家鄉裏去了，尤其使我不能忘的是在大學教我課最多的三位教授，有兩位已在南京僑大學外文學院長和系主任，這兩位是詩人，我雖然全身無一塊詩骨，可是我對詩人的印象，總覺得他們一定是孤芳自賞，耿介拔俗，潔于白雪，瀟灑出塵的，萬沒有想到這兩位詩人却如顏婢膝甘心階逆，只有陳中凡先生，隨着學校來到後方，堅守着崗位，在後方物價開始激漲，教授一慣儉裕的生活已經開始感到艱窘的時候，他老先生反而變賣了他南京的房產，南京的存書，萬里迢迢的把家眷接到後方來，爲的是堅定抗戰的決心，現在他老先生頭髮已經斑白了，收入與支出的比例相差的更大了，他把生活上物質的享受減到最低限度，仍然毫無怨尤的堅守着崗位，認真的不倦的教誨着青年。

那些離開崗位甘心附逆的之所以如彼，這些堅守崗位，艱苦抗戰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完全在於有沒有氣節。

一個沒有氣節的人，在他個人的利害關頭上，他必然會忘祖先，背道義，做出

將于利令智昏，察廉鮮恥的事的。所以氣節是一個國家民族存亡關頭的撐天柱石，尤其是這歷史上最希望最偉大的民族復興戰爭中，必須有堅挺的氣節，才能爭取到最後勝利。

可是抗戰七年來，我們對於含辛茹苦，具有堅挺的氣節的我們並沒有褒揚，對於奴顏婢膝，動搖墮落的我們也沒有貶抑，這是會使志士寒心的，因此我很久就想寫一個標榜氣節的戲。

偶然得到了一個重讀孔雲亭的「桃花扇」的機會，這裏描寫李香君的節烈，柳亭敬，蘇崑山的義俠，阮大鍼的卑鄙無恥，使我想道這正是很好可以表現「標榜氣節」的故事，尤其是侯方域這個主角，雖然孔雲亭的筆下寫得的很不壞，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光說不練沒有氣節的人。這更可以強調這個主題，因此我決定改編「桃花扇」。

我原諒孔雲亭在「桃花扇」中對於侯方域的處理，因為他生在清朝，筆下有許多顧忌，這些顧忌變成了對侯方域的偏袒，我現在把他校正了，不管侯方域有任何的藉口，以他這樣一個人，在明朝亡了以後，出來應清朝的考試中了副貢生是不可原諒的。

中國戲曲不僅在演出上有它的特點，就在編劇上也同樣具有它的特點（尤其是明清的傳奇雜劇）在結構上若干傳統性事件的佈置，曲折離奇，極吸引人入勝，要改

種的「桃花扇」如果把原作者苦心佈置的許多巧合抹去了，則原劇的優點將全部剝蝕。因此我決定寧可使改編的這「桃花扇」被罵為不真實，而要保留原劇的優點。

在原劇裏除了正劇四十齣以外，又有試一齣，插一齣及補一齣，共四十三齣，情節極為繁複，但是原劇是借着侯李姻緣寫他的興亡的感慨，所以除了侯李這一條主綫以外，左良玉，史可法，福王這一條也相當的重。這一條綫對於表現我這個主題並不重要，所以我刪去其中的廿餘齣，構成三幕各二場，外有先聲餘韻及尾聲一幕。

場數已經分得夠多了，不便再事增加，於是我移動了許多事件的先後，這一點是與史實稍有出入。其次是顧到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有些人的事蹟也和原劇有所出入，例如原劇中「寄扇」一齣是蘇崑生送扇，我把他改交柳敬亭去辦了。

至於人物的性格，在原劇裏都寫得很生動，但是李香君的節烈，缺乏了歷史的根據，在我的改編本裏儘量的補救了，原劇裏左良玉寫得是一個忠君愛國的將軍，其實是一個擁護自重的軍閥，這一點我也改換了。至於侯方域在我改編本裏當然是一個動搖的分子，與原劇面目全非了。

我改編的主要參考是梁任公的「桃花扇」的批註，他對於內中人物考據分析得非常清楚，我幾乎是大部分參酌了他的分析與證據去刻劃的，這一點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周彥三十三年戲劇節寫於重慶

桃花扇人物表

李香君	秦淮名妓
李貞麗	香君假母
卞玉京	秦淮名妓
小翠	香君侍兒
侯方域	復社社友
陳貞慧	復社社友
吳次尾	復社社友
楊龍友	罷職縣令，馬士英妻弟
馬士英	鳳陽督撫，以迎立之功，任內閣大學士
阮大鏞	魏黨餘孽，宣緣馬士英後任兵部
柳敬亭	說書人
蘇崑生	香君醉父
阮一廂	阮府家人
阮貴	阮府家人
阮元	阮府家人

先聲

幕開，媚香樓中，這座媚香樓是建在秦淮河畔，這是名妓李香君的舊院，自從香君徵選入宮，只剩下她的師傅蘇崑生在看守房屋，以前繁華美麗，嬌媚溫柔的情調都已被積塵掩蓋，呈顯着一付荒涼、頹敗的景象。

風吹着破紙窗沙沙的響，窗櫺裏洒進幾縷月光，窗口雖然還在斜着一枝桃花，可是室內却全無表意。媚香樓這三個字的橫匾上掛着蛛絲，像垂着淚追憶着過去的榮華；粧台的銅鏡也看不到美人的容顏，空對着月色吁嗟。

在這淒涼的房間裏，居然門呀然的推開了，進來了一個人，這人穿着一身黑衣，頭戴方巾，像具懷了最大希望而來，他推開了門就輕輕的在喚：「香扇墜兒，香扇墜兒！香君！」聲音是一聲比一聲急迫，但是始終沒有得到回答，這荒涼的景象使他迷惑了。

人啊！（他頗驚訝於這環境）怎麼？怎麼沒有一個人？香君，小翠都不在？（他尋視週遭）怎麼這裏像是好久沒有人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柳麻子不是說她連樓都下下的在守着我嗎？爲什麼我趕回來了，她又不在？——柳麻子說她在生病，難道就玉殞香消的死了？她要柳麻子去找我，不會不在這裏等我，她一定是死了（掏出懷裏的扇子）定情的扇子還在這兒，扇在香扇墜兒在，人物兩

不分，我們就在這兒說的話，現在才一年，才僅僅的一年，扇子在這兒，香扇墜兒却只剩了一堆黃土了，她是死了，一定是死了，我來晚了，我來的太晚了，雖然趕上了殘花，却趕不上人了。香君，你死而有知，你會怪我嗎？你葬在什麼地方，我一定要打聽出來，我要看一看你的墳，——不，我裏把你的靈柩搬回老家去，我們生不能做比翼鳥，讓我們死後做一對連理枝吧，香君，可是爲什麼竟連一個夢都不給我託呢？難道她生前寫得有遺書留給我嗎？（在各處尋找，果然發現了一個紙條）啊！這不是她的筆跡嗎，當真有留的遺書？（讀）「妾身似桃片，怎敵怒雪濤，今日下紙樓，棲霞過斷橋。」啊？這是什麼意思？今日下紙樓，她沒有死，可是下紙樓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噢，我懂得了，我懂得了，一定是又有那個權貴來娶她，這次再沒有李大娘代嫁了，所以就她就下了紙樓跟他去了，是的，一定是的，他倒底還是要走錯的，在生死的關頭，還是貪生怕死的。嗚，女人究竟是水性楊花，談什麼貞烈，講什麼氣節，看見了榮華富貴早就把我這兩袖清風的窮書生忘在腦後了，這只怪我，怪我太蠢了，妓女原本無情，我何必自尋煩惱。好，好，這樣也好，這樣也好，什麼桃心扇，什麼香扇墜兒，什麼海誓山盟，都是騙人的把戲，算了，算了，現在什麼都算了，算我空做了一場桃花夢。（看到牆上掛着的笛子）啊？這不是蘇崑生的笛子嗎？難道他還在這兒，我到要問一問他，香君究竟嫁給誰了。（外面有淒涼

的歌聲。〕好淒涼的聲音呀。

〔公子侯生，赫陵喬寓，恰偕南國佳人……〕

人 他唱的是我們……

歌 〔謔言暗害，鸞鳳一朝分！良緣難再續……〕

人 是的，正是唱的是我們的事，一定會說到香君的嫁人。（坐）

歌 〔樓頭節烈，宮裏沈淪，揉開雲髻，拆損纖腰，臉上桃花做紅雨兒落，爲了無

瑕白玉身，碰碎了如花貌……〕

暗轉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 崇禎十七年二月某日晚。

地點 媚香樓

歌聲漸隱，燈光漸明，仍是媚香樓，但和前景情調，全然不同，現在是窗明几淨，翠陵粉香，直是六朝風月，幕開後，卞玉京由外上。

卞 (聽來的匆匆，像是有什麼重要的事) 李大娘，李大娘。

(待兒小翠上)

翠 啣！卞姑娘來了！

卞 李大娘呢？

翠 在裏邊梳頭呢！

貞 (在內) 誰呀？小翠；

翠 是卞姑娘。

卞 是我，李大娘。

貞 (在內) 啣！寢養嗎？請坐啊！我就出來了。

卞 (向翠) 啣！今天什麼事？這們懸燈結綵的？

翠 今天是一

真 (掀開繡帘走出來，一手還在撓頭髮) 噯！我的卞姑娘，屋裏沒少了椅子，凳

子，怎麼連坐都不坐呀！小翠，瞧，你也不給倒茶。

卞 李大娘，今兒這是幹什麼呀？打扮得這們漂亮，這裏也這們懸燈掛綵的，真不

是該跟陳公子正式的拜回天地呀？

真 小鬼頭，還尋我的開心，瞧我回頭指你的嘴巴。

卞 好大娘，我不認了，可是您告訴我今天您這兒究竟有什麼事？

真 瞧你這份怪性，前天你不是也聽昆楊大人說的嗎？

卞 噯！對了，對了，給我們香君妹妹說個小女婿，香君妹妹呢？

真 怕人家鬧她，在裏邊躲着呢！

卞 唉，真是一位千金小姐，這事還怕羞呀，我給她道喜去！

真 寒寒，你別跟她玩笑開大發了，她臉皮薄。

卞 您瞧您多疼她，唉，香君妹妹也不知是幾輩子修來的福份，有您這們一位好媽

媽，像我，就死了也沒人管。

真 瞧你這孩子，年輕輕的，什麼死呀，死的。

卞 噯，對了，對了，香君妹妹大喜的日子，我在這兒胡說八道的，打嘴，打嘴！

真 你這孩子，嘴頭真不饒人，去罷，進去看你妹妹去罷！

卞 好，您放心。我一定不跟妹妹開玩笑。我早告訴她：她這位小女婿人品多們漂亮，才氣多們好，文章多們有名，家世多們富裕，脾氣多們溫柔，還有呀——

（附真耳語）

真 （在下額上點了一下，笑罵着）你呀！

卞 （笑着往內跑，還沒進去，忽然想到一件事，又返回來）瞧，竟顧了說妹妹的喜事，把我來找您的正事都忘了。

真 什麼正事呀？

卞 聽說南京裏鬧兵災了。

真 南京鬧兵災？胡說，聽陳公子他們說，寧南侯的校人馬在湖北撞着了賊，賊自成一兩處的土匪，這兒怎麼會鬧兵災呢？

卞 鬧兵災，到不是土匪來，聽說就是寧南侯的軍隊來。

真 陳公子不是說寧南侯很好嗎？

卞 不管他是好是壞，總歸是秀才遇見兵，有理也說不清，整天的應酬大兵，我可不敢；我跟白門姐商量了預備搬到蘇州或者杭州去。

真 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呀！搬到那邊，人地生疏，不是還是做不了生意。我看還是打聽打聽再說吧！也許這是外邊的謠言，再說現在南京城裏平平安安的，寧南侯不在湖北打土匪，帶着大兵到這兒幹什麼呢？

蘇 (手裏拿着一支帶穗的笛子上) 李大娘。

貞 蘇師傅來了!

蘇 卞姑娘早來了!

卞 蘇師傅，我打聽您一件事。

蘇 什麼事?

卞 聽說甯南侯要帶兵到南京來，是不是真的?

蘇 外邊到是有這們一說。

貞 他帶兵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蘇 據說湖北鬧飢荒，兵餓的都要變了，他老人家帶着兵到南京來找飯吃，現在聽

說到了九江了。

卞 那不是很快的就會到了嗎?

蘇 坐着大船，順流而下，怎麼不快。

貞 他的兵究竟好不好?

蘇 這話很難說，誰的兵都可以好，也可以壞，就看管得嚴不嚴。

卞 甯南侯的軍隊管得嚴不嚴呢?

蘇 他的兵要是管得嚴，就不致於餓上了兩天肚子就要變了。

卞 這樣說，李大娘，您也和我們一塊搬家吧!

蘇 搬家？搬到那兒去？

卞 蘇州或者杭州。

蘇 天塌壓大家，你們着什麼急呢？

卞 我不願意整天的應酬大兵。

蘇 生張熟魏，還不都是一樣，你管他是兵是民呢。

卞 他們不講理。

蘇 不講理的多着呢，也不一定大兵，好，算了，這些國家大事用不着咱們這末流的大百姓操心，咱們還是辦咱們的喜事吧。

真 對了，賽賽，你先別那們忙着搬，這事等會兒問一問陳公子他們再說罷，他們也該知道的清楚點。

蘇 (掏出二錠銀子來) 李大娘，這是一百兩銀子，是楊大人交我帶來給你，叫你預備酒的。

真 爲了香君這孩子的事，要楊大人這們破費，真是不過意的很。

蘇 你收下罷，人家楊大人花錢是爲了侯公子，幾百銀子的事，人家交情過的着，你快去預備酒席是真的，待一會兒楊大人就陪侯公子來了。

真 好，好，我就去預備。小翠！

蘇 香姑娘呢？

在繡房裏等着上花轎呢。

蘇 趁人沒來，我去教她把狂舞亭再練一練。

貞 對了，蘇師傅快去再教教她吧，臨陣磨槍，不快也光。

卞 我陪蘇師傅進去，我給香妹妹驚喜去。走，蘇師傅。

蘇 走！

貞 賽賽，你就在這兒玩，可不許走！

卞 有喜酒喝，煞哪我走我也不走呀！

（蘇味搶入內門。）

貞 亦翠，亦翠，這小鬼頭又不是跑到那兒玩去了。（預備出去找她。）正碰吳太太

和陳真慧。

吳 陳大嫂這件匆匆忙忙的往外跑，是不是就驚的出去接我們陳大哥呀！

貞 吳公子老是見面就開玩笑，請裏邊坐吧！

吳 我們兩個裏邊坐，你也別往外邊走。（拉住貞）來，來，來，跟你們陳公子來

親熱親熱。

陳 次尾兄，你不要攪錯，我們要鬧的是侯方域，李香君，你拿我們這老夫老妻

的開什麼胃。

貞 對了，吳公子等一等多喝幾杯酒吧，我現在去給你們預備酒去。

吳 好，好，放你去，你們兩個，我一個，我說不過你們。

貞 你們坐一坐呀，我就喊小翠給你們倒茶來。（下）

吳 鳴，今兒這兒真是辦喜事的樣子呀！噯，李貞麗精明能幹，李香君嬌小玲瓏，這樣的天生尤物，却都被你們佔了去，讓我吳某好不淒惶也。

陳 好，好，明天讓我也來給你做一個媒。

（戲白）多謝老丈，小生這廂有禮了。

陳 好，好，我們先別講笑話，我問你，衣尾兄，你覺得我們這防亂公揭刊佈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吳 會發生什麼事情？管他呢，公揭裏的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買禍。」我並不是說個人的利害，我的意思是說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申公論，正人心呢？當然啦！現在許多頑阮鬍子來往的人，不一定都是壞人，不過沒有人把阮鬍子的醜史指明讓大家都知道，一經點破，絕對沒有人再敢和他來往了，因爲人總還是有廉恥的，還知道應當崇尙氣節的，你看，柳敬亭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嗎？他這樣一個讀書的人都能因此分出正和邪來，那還有什麼可疑惑的呢？

陳 不過我總覺得魏黨早已倒了，阮鬍子現在不過是一隻落水狗，又何必打一隻落水狗，徒然結怨呢。

吳 你這番話完全錯了，我們只問狗是不是應當打，不要問這狗是落水的，還是沒

落水的，寬恕一隻落水狗，這隻狗有一天還會爬上岸來咬人的。

陳 那末你說對付阮鬍子，刊佈了這公揭還不夠嗎？

吳 是的，爲了正人心，明氣節，我們應當再儘量的打這隻落水狗，要讓人知道沒有氣節的人，普天之下，無處容身。

貞 (上) 嗚！我還以爲是誰在樓上吵架，原來又是吳公子在這兒講經說道。陳，吳公子，我告訴你，你現在有了一個徒弟了。

吳 我有了一個徒弟？誰是我的徒弟？

貞 而且是一個女弟子呢！

吳 哦！而且是女的？是誰？

貞 就是香君，他常常聽你們在這兒高談闊論的談什麼人心咧！氣節咧，她就聽會了，和一些姐妹們聚在一塊兒，也在談氣節。

吳 那好極了。

陳 沒想到香君這孩子也知道重視氣節，那真太好了。

貞 還好呢，你可不想我們是幹什麼的，幹我們這行那能整天講什麼節呀，義呀的。

吳 那才更好呀，妓女能夠講節義，那才了不起呢！

陳 妓女能夠講氣節，那真可以愧死一些讀書人了。

真 那我們只有喝西北風了。

吳 就是喝西北風，氣節也不能不講，你沒聽說過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真 得，得，我沒聽過書，我不懂得你們這些大道理，你們還是等一會兒跟香君談

陳 香君呢？

真 善躁，在裏邊藏着呢，也不是跟誰學的，像一位千金小姐似的。

吳 現在雖然不是千金小姐，可是跟了侯公子將來也許是一品夫人呢？

陳 那時候你就是太夫人了。

真 我可沒那個福氣。

吳 你這位便宜的老丈人也就好起來嘍！

陳 (向真) 那我是沾你的光了！

真 (嬌嗔) 去你的！

吳 來，把你們這位令媛千金請出來吧，侯公子一會兒就要來了。

真 聽，蘇師傅在裏邊教她唱呢。

香 (在內唱牡丹亭) 「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荼蘼外烟絲醉軟，牡丹雖好，他春

占怎的先……」

真 (在內) 這句賤生了些，再來一遍。

香（在內唱）「……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光，開凝盼——聲聲燕語明如剪，

嚶嚶鶯聲溜的圓。」

吳 好，好，好：聲聲燕語明如剪，嚶嚶鶯聲溜的圓，這兩句批評香君的唱再恰當沒有了。

陳 唱也唱完了，快請她出來吧！

貞 香君，快出來，陳公子，吳公子都來了。

香（在內）不，媽，您進來。

貞 瞧這孩子。

香（在內）您進來呀！

貞 好，好，我就來。瞧，這孩子被我慣得不像樣子了。

蘇（上）陳公子，吳公子兩位早來了。

貞 蘇師傅，你陪陪兩位公子，我進去看看這孩子是不是閨媽媽要奶吃。（入內門）

吳 蘇師傅，您這徒弟可真不錯呀！

蘇 香君這孩子聰明，沒到一個月，一部牡丹亭就全學會了，還唱得挺够味。

陳 香君天生麗質，再配上才華蓋世的侯公子，可謂極人間之幸福了。

吳 朝宗這下子可應當知足了，功名上雖然有個小小的挫折，可是得到這樣一位

絕代佳人總可以抵償了。

陳 他不會知足的，朝宗他年輕氣勝，單單是這閨房之福，怎麼會就使他滿足了呢！

蘇 其實人真應當知足，俗話說得好，知足才能長樂呢！

貞 (上) 嗚！瞧天都黑了，小翠也不說把燈點上。

蘇 我來點，我來點。好在沒外人。(點燈)

吳 怎麼香君還不出來，一定要等我們到裏邊去鬧洞房嗎？定生，走，咱們進去。

貞 養養在給她上裝，馬上就出來陪你們。

翠 (匆忙的跑上) 來了，來了！

貞 小翠，什麼事？大喊大叫的！

翠 楊大人陪着侯公子來了。

貞 是嗎，在那兒呢？

翠 我站在門口看見他們過了長板橋走過來，我就跑進來了。

吳 新郎到了，快去請新人吧！

貞 我去請。(跑去又返回來) 啊，大娘，侯公子長得白淨淨的臉膛，細細眉毛，

寬寬的眉門，樣子可招人愛呀！

貞 小兒說話說的也不怕羞，羞了笑話。

翠 大娘，您瞧您，我這是替香姑娘說的。

蘇 好，好，你先去請香姑娘，將來我給你找一個跟侯公子一樣的。

翠 討厭！（跑入內門）

楊 （在外）李大娘，李大娘，快來接嬌客呀！

真 來了，來了！（往外跑，跑了幾步突又往內跑）小翠，小翠！

卞 （在內）來了，來了。

真 瞧，可把這丈母娘給忙壞了。

真又回身向外跑，剛剛迎到門，楊龍友陪着侯方域上，同時，卞玉京和小翠擁着香君從內門上，嘻嘻哈哈的笑着，雙方都剛走進門就立定了，侯李兩人眼光一碰，同時低下了頭。

楊 進來吧，怕什麼！（推了侯一下）

卞 出來吧，臊什麼！（推了香一下）

吳 瞧，瞧，兩人這副樣子，簡直是一見鍾情嗎？

楊 來，讓我這個媒人來給引見一下，來，（指香）這是李香君姑娘，（指侯）這

是侯方域侯公子。來，來，兩個人見見禮。

真 坐吧！坐吧！

吳 不行，不行，得拜拜天地，我來贊禮。

陳 我做伴郎。

吳 不行，不行，你是老丈人，蘇師傅來吧！

蘇 好，我來，我來。

吳 婆婆你做喜娘。

卞 好。

吳 新人就位。

（卞和蘇推侯李相對立。）

侯 別

別 別說話，再近一點。

（卞蘇推他們更近一點）

貞 常禮吧，常禮吧！

吳 瞧，丈母娘疼女婿，好，就是常禮。拜，再拜，三拜。

（卞和蘇扶香侯相對三揖。）

吳 拜完了天地，該拜見丈母娘了。

貞 算了，算了。

楊 這不能算了。丈母娘請上坐。

吳 還有老丈人。

橫 舅子，對了，還有老丈人，定生兄，來，來，來，上坐！（推陳坐在貞旁。）

陳 不行，不行，老丈人可不是好當的，我沒錢賠嫁。

楊 這是現成的老丈人，還不上算。來，來！

吳 這回待磕頭了。

貞 不，不，也是常禮。

吳 好，就是常禮，拜，再拜，三拜。

（十蘇又扶候李向陳貞三揖；陳，貞答拜。）

吳 該謝媒人了，龍友兄，過來。

楊 免了，免了吧。

吳 理應如此，來，也是常禮，拜，再拜，三拜。禮成。蘇師傅，快快奏起樂來，

送新人入洞房，去喝交杯酒。

蘇 好（找笛子）我的笛子……

楊 慢一點入洞房，我這媒人這裏還有份見面禮。（取中堂交貞。）

陳 是詩嗎？到裏拜讀拜讀。（展開中堂）

吳 還由我這費禮的來讀，權當喜歌。

陳 好，好。

吳 （讀詩）生小傾城是李君。

蘇 香姑娘容貌果然傾城，對，好詩。

吳 懷中婀娜袖中藏。

陳 哎呀，袖子裏可藏不下呀。

卞 藏得下，藏得下，香妹妹小名料……

香 去！

卞 好，不說，不說！

吳 何緣十二巫峯女，夢裏偏來見楚王。（向侯）楚王，楚王，你今晚可不要在巫

山迷路呀！來，蘇師傅，奏樂，送新人入洞房。

（蘇剛剛吹起笛子，大家擁侯李向內走去，柳上）

柳 俺老柳口福到底不錯，正趕上了喝這杯喜酒。

蘇 好，柳師傅來得正好，少不了要請你說段壽給新人下酒。

柳 這點事情，我老柳是義不容辭的。

吳 好，再來奏起樂來，送新人入洞房。

真 小翠，拿燈引路。

（小翠持燈前邊引路，衆擁侯香入內門，台上全暗，內室則明亮如晝，隔簾

看到裏邊動作，衆擁侯香上坐，紛紛敬酒，鬧成一片）

吳 （在內）別鬧，別鬧，來請香君唱一折牡丹亭，好不好。

衆 (在內) 好，好。

香 (在內) 我不會唱。

衆 (在內) 不行，不會唱也得唱，

吳 (在內) 我剛才還聽你唱過牡丹亭呢！

陳 (在內) 蘇師傅說，他會唱不會唱？

香 (在內) 賽賽姐姐比我唱得好。

候 (在內) 先聽卞姑娘唱也好。

楊 (在內) 卞姑娘，看，改天我也給你做個媒，就也有人會着你了。

卞 (在內) 我們是苦命。

陳 (在內) 賽賽姑娘先唱也好。

吳 (在內) 對，對，賽賽先唱。

(卞唱牡丹亭一折，蘇爲伴奏，香暗暗走出，推開窗戶，遠遠傳來秦淮河裏的笙歌。)

香 啊！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候 (暗暗走上) 你在說什麼？

香 啊！誰？

候 我，你在說什麼？

香 我在陰登亭。

侯 香君，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

香 見過？是的，我也覺得你的樣子我記得很熟。

侯 是在那兒見過的呢？

香 我想起了，在一次夢裏。

侯 夢裏？

香 有一次我夢見走到一片桃花林裏，有一個人在那裏拆桃花，那個就是你。

侯 是我？那們那桃花一定是你。

香 可是忽然來了一陣風，你就不見了。

侯 噢，是嗎？那們一定是我化成那陣清風，永遠陪伴着你這桃花仙子。

香 （望了望侯，低下頭去。）

侯 你今年十幾歲？

香 你猜。

侯 十六？

香 不。

侯 十五？

香 也不是，我十七了。

侯 你的小名叫什麼？

香 我……我沒有。（嬌羞的跑了。）

侯 剛才卞玉京說了，你有，告訴我。

香 不嗎。

侯 那一定是……叫小狗兒。

香 胡說，我叫……

侯 叫什麼？

香 我不說。

侯 說吧，叫什麼？

香 叫——我告訴你，你不許在人面前叫！

侯 好，好我一定不在人面前叫。

香 我叫——叫香扇墜兒。

侯 香扇墜兒——哈哈，好名字。

香 瞧，你這們大聲！

侯 香扇墜兒。好，我就把這把香扇送給你，這柄香扇就是我，香扇和香扇墜兒永

遠不分離。

香 永遠不分離。

侯 扇在扇壁兒在，物分人不分。

香 不。

侯 怎麼？

香 人物兩不分。

侯 對，人物兩不分。

（裏邊歌聲早歇，吳楊領衆暗暗上）

楊 哈哈！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吳 好一個人物兩不分，定情的東西是什麼？

侯 不過是一把扇子。

陳 有詩嗎？

侯 詩？還沒有。

楊 怎麼能沒有定情詩呢。

陳 對了，應當有定情詩，就寫在這定情的扇子上吧！

柳 我來捧硯。

你只能脫靴，來，香君捧硯。

陳 小翠，着酒伺候，詩成了我來敬酒。

（小翠入內取酒具）

侯 待我獻醜。(提筆揮毫，寫畢交楊)獻醜，請指正。

楊 大家聽着，我來念：「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初御富平車，清溪盡種辛夷樹，不及東風桃李花。」

好詩，好詩。

吳 香君，快好好的藏起來。

定情有詩，不可無酒，來，來，喝一個交杯。

(陳敬侯香各一杯。)

吳 不行，不行，要喝就得喝雙杯，再來。

(衆強香再飲，香逃避。)

別讓她跑了。

真 衆位公子，算了，我代她喝這杯罷，她實在不能喝。

柳 算了，算了，丈母娘留客人了，我們該走了。(送酒具入內室。)

吳 對，對，不要不知趣，不要打攪人家夢裏去會楚王呀。

走吧，走吧！

真 好，我們樓下去坐。

(衆一閃而出，吳返身爲之關門。)

吳 楚王，你可好好的伺候神女呀！(下)

（香看到房裏沒人，走到侯身旁。）

侯 香扇——

（柳忽然由內門出，雙方都很窘。）

柳 對不起，對不起，我是去送酒壺的，明天見，明天見。（急下）

侯 香扇墜兒。

香 你又——

侯 這兒已經沒有人啦！

——暗轉——

第二場

燈光復明，翌晨，仍在媚香樓，朝暉初放，燕語呢喃，香君正對鏡畫眉，侯
疑神睇視。

香 （從鏡子裏看到侯，嬌嗔的推開他。）你老這們看着我。

侯 好，好，我不看你，（繞了一個圈子，又過來看她。）

香 （看見他又過來。）你又——瞧我都畫不好了。（把柳枝往牆上一丟。）

侯 （拾起柳枝）你畫不好，讓我來給你畫。

香 不，我不要你畫。（躲過去）

侯 我一定要給你畫。 追上去拉住她。

香 可不許畫壞了。

侯 一定畫得好，畫眉要講究淡淡的掃過去，彎彎的像兩條蛾眉……

香 畫眉毛還有這多的講究？這是什麼書上的。

侯 （畫眉）你看，就像這樣。

香 我看。（取鏡照看）噯！瞧你畫得兩邊都不一樣高，你竟是說得好聽。

貞 （在外）香君，起來沒有？楊大人來了。

楊 （在外）朝宗兄，客人都來了，怎麼還在溫柔鄉高臥不起嗎？

（香搶畫眉柳枝跑入內室）

侯 龍友兄，來了，來了。（開門）

（楊和貞同上，小翠隨在後邊，雙手托着一個紅包袱。）

楊 侯兄，溫柔鄉之遊樂否？

侯 改日當專誠去謝你這位大媒。

楊 小翠，趕快把這衣服拿給香姑娘穿穿，合身不合身。

翠 是。（托包袱入內）

貞 楊大人真是太客氣了，昨天忘了酒席，今天又送這們多衣服。

侯 怎麼……

一點點裝奩，算不了什麼，算不了什麼。李大娘，你快請香姑娘出來，我這裏還預備了幾件首飾。

真 那就更不敢當了。

侯 龍友兄，你何必送這樣重的禮，我還沒謝你這媒人呢！

楊 我不會饒了你的謝媒酒的，這事與你無干，這是我給香君添粧的。

香 (鑿裝出) 楊大人。

楊 嗚！香姑娘上了頭，更漂亮了，這衣服還中意嗎？

真 香君，還不快來謝謝楊大人。

楊 慢謝，慢謝，我這裏還有幾件小小的首飾，香姑娘看看中意不中意。(掏出首飾給真)

真 哎呀！這樣貴重的東西。

香 (向侯) 你看——

侯 這真是——

真 香君，你瞧你也不謝謝楊大人。

香 媽，這們多的東西，您真有臉稱收呀！

侯 對了，東西太多了，龍友兄，你雖然是馬督撫的至親，可是究竟是罷職閒居，境遇並不很好，爲什麼要這樣破費？

楊 一共才三百多兩銀子，小意思，小意思。

侯 不然，我們雖然一見如故，可是究竟是萍水相逢，相交不過幾個月三百多銀子爲數雖小，在我實在覺得於心不安了。

楊 咱們既然是一見如故，往後相交的日子長着呢，也許我以後有求着你的地方。

侯 你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嗎？

楊 你還是讓香君把禮物收了，咱們改一天再慢慢的談。

侯 那我更不能收，這樣就成了我侯方域要賄賂才給朋友幫忙了。

楊 好，那們我和你實說了吧，這銀子並不是我的。

侯 是誰的？

楊 是會做過光祿的阮圓薄的？

侯 就是阮鬚子嗎？

香 是他？

侯 他爲什麼要送我這樣重禮。

楊 因爲他很想和你交個朋友。

侯 阮圓薄本來是我的年伯，可是因爲我覺得這個人的行爲卑鄙，始蔣和他沒有往來，現在他這樣的拉攏我，雲邊一定還有什麼緣故。

楊 因爲他有一段苦衷，雲說你表白。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侯 楊

什麼苦衷，要我這樣一個落第的文人表白呢？

圓老最初本來是東林黨的，後來之所以跟結交魏忠賢，也是爲了救護東林，沒想到魏黨一敗，他吃力不討好，真棒還再指他爲逆黨，近來復社的朋友，更對他大肆攻擊，圓老交遊雖然很廣，但是自從防亂公揭刊佈了以後，大家都爲了避免嫌疑，和圓老疏遠了，就沒有一個敢挺身出來替他分辯幾句的，所以他每天只是向天大哭說：『同類相殘，傷心慘目；除了侯公子沒有人能夠仗義執言的。』

『原來還有這樣一段故事，阮翁子今天的情景也相當的可憐，既使他真是魏黨，能夠悔過，也應當給他一條自新之路，定生，次尾都是我最好的朋友，等見到他們，我向他分辯就是了。』

那圓老一定感激不盡了，我還愛人之說，人，也算忠人之事了。

楊大人既然把事都說明了，我看這東西就收下吧！

不，侯公子，聽說阮翁子不是好人呢！

（陳吳從外邊笑着進來。）

（侯）侯兄，起來了沒有？

（迎出去）吳公子陳公子進來坐。

（在旁）侯公子起來了嗎？

早起來了。

陳 定生，次尾，過來，過來，
 朝宗兄！啊，龍友兄人家親婚燕爾，你這們早就來，也不怕人家小兩口心裏罵你

橫 你們兩位可來得也不晚呀！

陳 在新婚燕爾的人眼裏看起來現在還很早，可是我們已經祭了丁回來了。

吳 今天祭了有一件有趣極了的事。

侯 什麼事？

陳 那真痛快！次尾兄今天這事做的可算做快人快事。（大笑）

貞 究竟什麼事，這們好笑？

楊 大概是次尾兄今天多搶到一塊冷豬肉。

吳 到不是搶到了冷豬肉，是打了落水狗。

貞 打條狗也值得這們開心。

侯 究竟是怎麼回事？

陳 讓我來告訴你們。

吳 不！不！這是讓我說，今天我和縣縣親密之，定生幾個頭圍子監去祭孔，剛剛

行定了禮，我偶然回了回頭，看見我後邊站着一個滿臉鬍子的人，當時我也沒
 理會，誰知道他看見我回頭，趕緊往後躲，這一躲到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再回

過身去一看，你猜是誰？

侯 是誰？

陳 是阮鬍子。

吳 我一看是阮鬍子，我的氣就來了，我回過身去揪罵他，這是什麼地方你也配來，簡直是唐突先師，玷辱斯文，趕快滾出去，我這一罵，定生，辟疆他們也跑過來了。

侯 那他怎樣呢？

陳 他當時還分辯說，我是堂堂的進士，爲什麼不配入文廟？

吳 我就罵他說，你是一個喪心病狂，趨炎附勢的走狗，這文廟裏就沒有狗站的地方。

陳 他最不該也動起火來，罵次尾兄輕薄放屁，這一罵不要緊，次尾兄大喊一聲你居然在文廟裏罵人真是反了，我們大家打他，沒想到那位老贊禮替首先上法打了他一個耳光，接着你一拳我一腳的把他打的抱着頭逃出了文廟，你說痛快不痛快？

吳 最有趣的是把他的鬍子都扯掉了。

陳 看他剛才那付樣子真像一隻落水狗。

貞 原來是這同一回事，我還以為真是打了什麼狗呢。

吳 我偶今天打得就是落水狗，候死，你說痛快不痛快。

侯 痛快是痛快，不過——

吳 不過什麼？

侯 不過他是不是完全不可救藥的壞人呢？

吳 他是一個天下再壞也沒有的壞人，王八旦才覺得他還有一點好處，朝宗兄，你不要聽信人家的話。

楊 這個——

香 吳公子，阮鬍子究竟是怎樣的壞法？

陳 他是個趨炎附勢，卑鄙醜陋的小人。以前魏忠賢得勢的時候，他去給魏忠賢當差兒子幫助他殘害忠良，專門和東林黨做對，現在他的靠山倒了，他又假充好人，這是一個天下最沒有氣節的東西。他還不如一隻狗，狗還知道始終跟着一個主人呢。

侯 據說阮鬍子當時所以趨附魏黨也是爲了庇護東林。

陳 虧他這臉說得出口，真是無恥已極。

吳 這完全是他故意發佈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話，想不到天下還有人替這樣的人說好話。

香 小翠，把剛才那包袱都拿出來。

翠 是，(下)

貞 幹什麼？

香 (脫下豔裝，遞給侯) 楊大人，這些東西請你退還回去。

侯 (不知所措) 你——

陳 怎麼？

貞 你這是——

香 我甯可穿布衣服，不願意受他的東西讓侯公子爲難。

侯 對，對，龍友兄，這些衣飾請你退還他，告訴他說我侯某決不受不義之財。

楊 這個——

吳 還是怎麼回事？

侯 阮鬍子求龍友兄送香君這些東西，要我替他向諸兄分辯。

吳 哈哈，這真是自討沒趣，朝宗怎麼會幹這種事情。

陳 是呀，朝宗兄一向注重氣節，怎麼肯受他的東西，龍友兄，你也未免太荒唐了。

貞 是他自己願意送，又不是我們去向他要的——

香 媽，您別管。

貞 好，由着你，由着你，我不管。(下)

楊 不送——朝宗兄……

侯 不，現在不必再談了，我侯方域以一個落第的文人，無財無勢，所以被朋友們看得起的，就是因為有一點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氣節。

對呀！

楊 侯兄，你不是覺得應該有容人自新之路嗎？

侯 可是我不能下井救人。

吳 香君都懂得不受阮鬚子的東西，朝宗兄又怎麼肯替他分辯。

陳 現在大家都把阮鬚子當成了狗矢，朝宗兄一個人的嘴難道就能替他分辯得清嗎？

吳 龍友兄，我看你也少管閑事吧，否則我們要把你也看做魏黨了。

楊 好，好，這些東西我送回去就是了，我所以管這事，完全是因為兩邊都是朋友，其實與我毫無相干。

吳 你可以轉達阮鬚子說，只要我們復社的朋友們一天不死，我們總不容有寡廉鮮恥的走狗，盜名欺世的……

楊 (正容) 次尾兄，你剛才罵我什麼王八旦，我不理你也就算了，你這番話要我轉達是什麼意思？是不是還在罵我？

侯 不，不，龍友兄不要誤會，次尾決不是對你有你麼不滿。

楊 我雖然不是復社的，但是我也讀過書，也懂得氣節，不過我所重的氣節，不是嘴

上的空談，願意放在行爲上罷了。

吳 龍友兄，我方才說的話並不是罵你，可是你這番話却明明在諷刺我了，不，簡直是對我們復社全體挑戰了，難道你覺得我們復社的朋友是只會說大話的嗎？

楊 請你不要拿大帽子來壓我，向復社全體挑戰，這是什麼話。

陳 那們你說氣節不是嘴上空談的，這話指什麼？

楊 不錯，我這話是有所指的。

吳 指誰？指什麼？

楊 (指吳，陳) 就指你們二位。

陳 指我們？

吳 簡直是信口胡說，你——

侯 (解勸的) 次尾兄，自己朋友，不要吵鬧！

陳 好，你說，你指出事實來。

楊 當然有事實。

陳 你說。

楊 左良玉就要領着大軍到南京來了，這事你們兩位總聽到了吧！

吳 他來怎麼樣？

楊 左良玉是你吳公子和陳公子兩位一向標榜的人物呀！

吳

是的，榜這樣一位東征西討爲國宣勞的將軍，總比替魏忠賢的乾兒子做說客好吧！

他也不見得比阮圓海好得了多少。

胡說！

龍友，你這話是有點過分！

你們等把我的話聽完了再罵。哼！你們以爲他真因爲湖北災荒，東下就食嗎？那是罵人的鬼話，左良玉大軍駐紮武漢，看起來像只擋住了張獻忠，李自成兩路的土匪，其實他一直在那裏按兵不動，坐視賊兵養成了實力，好讓朝廷不敢動他，這宅，是權匪自重。現在這兩路土匪有進據武漢的消息，所以我們這位寧爾侯很聰明的藉口湖北災荒，東下就食，來避開和他們的衝突，保住雙方的實力。

左良玉這人我很知道，他還不至於這樣。

可是寧爾侯就是這樣的，糜費朝廷的糧餉，不顧黎民的存亡，貪生怕死，擁匪自重，要數起他的罪狀來，也不下於阮大鍼，這樣的人我就不相信他是一個顧廉恥，講氣節的。可是對這樣的人，我從來沒聽見過你們二位罵過他一句，反而在表彰他，好像真的明朝的社稷就仗他一個人在支撐似的，這不是空談是什麼？

吳 無稽之談，無稽之談。

陳 左良玉不是這樣的人。

楊 這是大家都眼看到的事實。

侯 左良玉這人難道變了嗎？

楊 一個人富貴起來，或者是在一個生死關頭都很難保不變的。就是你我，也難保永遠不變。

侯 他要真的是這樣的話……

貞 (在外) 柳師父，柳師父，你到是說清楚了，下關亂成什麼樣子了？

柳 (在外) 別忙，別忙，上樓去跟大家一塊兒說。

(柳匆忙的進來，貞跟在後邊)

貞 哎呀，你們這說書的說什麼話都賣關子。

香 柳師父，什麼事情這們慌慌張張的？

侯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嗎？

柳 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南京城要亂啦！

吳 老柳又在故做驚人之筆啦！

柳 好，我這叫好心沒好報，我來給你們送信了。反而說我是故做驚人之筆，得啦，算我沒說。

貞 你聽吧，你聽吧，聽，聽你一點話，可真急死人啦！

吳 好，好，算我沒說，還是你說吧。

柳 我是給你們送個信兒，你們諸位趕快要府上多買點柴米存起來，什麼鹹魚，板鴨的最好也多預備點。

楊 幹什麼？

柳 難道你們幾位就都不知道嗎？寧南侯領着幾十萬大兵到南京來了，沿途徵糧拉夫，弄得老百姓都逃下來了，住下關一帶的人聽到這消息，都搬進城來了，家家搶着買柴買米，預備大兵到了的時候，要是關城呢，不怕買不到米吃，就是不關城，家裏存着糧，關上大門過日子，免得爛兵騷亂，所以現在市面的糧食都漲價了，再過一天半天恐怕有錢都會買不到呢！

貞 哎呀！昨天賽賽勸我搬家，我還不聽，原來當真有這事呀！

吳 南京人素來是胆子小的，屁大的事也會大驚小怪的關。

楊 哼！

柳 固然也一半是南京人膽子小，可是你們還是趕快買些米存下的好！

侯 他的軍隊紀律很壞嗎？

貞 是呀，真的沒有米怎麼得了呀，還是趕快買些來吧。（下）

柳 據逃難來的人說是不大好。

竟有這種事？

沒想到吧？現在總不能說方才我的話是有意毀謗了吧！不愛百姓的，必不能忠於朝廷；會擁匪自重的，一旦遇有變亂，就必然會認賊做父。復社的朋友，刊佈謗亂公揭，乘蠶狐之筆，申春秋之義，正氣彪炳，沒有人不敬佩的，可是如果對於這種盜名欺世，禍國殃民的人，不發一言，那未免讓人覺得你們並不是忠君愛國，僅僅是結黨營私罷了。

楊文馳，你竟敢侮辱復社。

次尾兄，不要吵，龍友兄的話也有他的道理，這種事讓我來辦。

你？

你怎麼辦？

左良玉是家父一手提拔起來的，他對於知遇之恩，常常想着報答，我一向因為功名上的坎坷，不願意和這些聲勢喧赫的人交往，現在爲了全城百姓的安寧，說不得了，我來給他去一封信，制止他東下就是了。

對，對，對！

現在他已經到了九江，前鋒快抵蕪湖了，這已成的事實，怕不是一封信所能挽回的吧！

哈哈！我侯某前信不寫則已，既寫了，他就是兵到南京，讀了我的信也不敢不

陳 楊

吳 侯

陳 楊

吳 陳 楊

侯

立刻返旆西行。

香 那末候公子你就快寫罷。

際 對了，快寫，快寫，香君，來給你們候公子伺候筆硯。

（候就桌上寫信。）

貞 （上）小翠，小翠！闖，香君！

香 媽！

貞 （以手中金鐲示香）先借你這金鐲子用一用啊！等明兒太平了，媽媽再打一付還你。

香 您要幹什麼？

貞 幹什麼？拿去換了買米呀，我的小姐。

香 不用買了。

貞 不用買？明兒大兵來了米買不着我們吃什麼？

柳 李大娘，別着急了，大兵不來了。

貞 真的？

香 候公子在寫信給甯南侯，要他別到南京來。

貞 真的！早知道候公子有這份神通，也省得我着這份急了。

候 （寫完了信）媽，完了。（把信給媽）

楊 香 侯 楊 柳 侯 柳 侯 楊 侯

（閱信）好，好，寫的沒切切實實，足見侯兄經濟，左良玉要是一個有心肝的，讀了這信，應當不敢胡鬧了。現在就趕快差人送這信吧。

送這信，誰送呢？我只有個十三歲的小書僮，他辦不了這事呀！

楊大人沒有可差的人嗎？

人是有，不過可差的一時却想不到，因為這封信義正辭嚴，萬一他看了惱羞成怒，事就更糟了。所以最好有一個機警又會說話的人，當面呈送，再用一些話來打動他。

你願應的到是很對，可是這樣警而又會說話的人那兒去找呢！

這個人呀，有地方去找！

誰？

就是不才在下。

你？

老柳，不是我打你的輿綫？你要知道軍隊裏的事不是鬧着玩的，尤其是左良玉的輿綫不是容易進的，說不定會連左良玉的面都沒見着，就讓他的部下當好細給纏了。

楊大人，您要說我柳麻子沒這份才具，我沒有什麼說的，要是說我沒這份胆子，那我不服氣，別瞧我這麻子臉，長像不及，可是我心腸熱，爲朋友兩肋插刀

的事，我沒含糊過，何況這是爲全南京城的事呢！

侯 既然老柳有這番胆量，好，就勞你辛苦一趟吧！（把信交柳）

陳 我來預備酒給你壯壯行色。

吳 對，我也要敬你一杯。

貞 我去預備酒去，小翠。

柳 不必，不必，救兵如救火，今天天時遲早，我立刻就出城趕牆，酒，醜們留

着回來再喝。

吳 老柳是急性的漢子，好，醜們就等他回來再痛飲。

楊 祝你馬到成功。

陳 我們靜候好音咧。

柳 謝謝幾位的吉言，侯公子，還有什麼口信沒有？

侯 沒有什麼口信，替我問候他就是了。

柳 好，我準給信帶到，我老柳跟諸位告辭了。

香 柳師父您要早去早回呀！

柳 是了。（下）

楊 想不到江湖上有這樣仗義的漢子。

侯 正是煙花有節烈，風塵多義俠。

吳 風塵固然多義俠，可是烟花中還沒有看到節烈。

香 吳公子您這話就不對了，擂鼓戰金山的韓夫人不就是烟花中的節烈嗎？

陳 是呀！

吳 算我說錯了，我的女弟子李香君也是一位烟花中的節烈呀！

陳 是呀！

香 （矯矯的）去——

幕急落

第二幕

第一場

桃花盛放的時候

時間

地點 阮大鐵的書齋

書齋佈置得並不俗氣，牆上掛着樂器，爐裏焚着麝香，架上陳着書籍，簾前懸着畫眉籠，看起來到頗像一個文人騷士陶情養性的好所在，開幕時，阮大鐵一人在書齋裏徘徊吟哦。

阮（他在吟哦他的新作燕子箋）「響金鈴，繡幙風兒緊……」（忽然的停住了）「這一句的「響」字，如果改成個「良」字……」（趕緊跑到書桌旁邊，翻出燕子箋的原稿再讀）「良金鈴，繡幙風兒緊。」對，改上這們一字，韻味就好得多了。這般傢伙眼界是高的，不要被他們指出毛病來，得要他們趕快改過來，阮福，阮福。

阮福，阮福。

阮福這奴才那裏去了？

老爺方才派他跟着戲班子到鑼鳴寺去了。唔，對了，我到這了，阮元，你趕快去告訴領班的那第十八齣那句

元 「奪金鈴」的「奪」字改成個「曳」字唱，聽明白了吧？
聽明白了。

阮 好，趕緊騎了馬去。

元 是，您剛才說……

阮 糊塗蛋，簡直是一個糊塗蛋，好，還是讓我寫上吧！（寫了個紙條給元，）你
只把這個送給領班的就是了。

元 是！（返身外去）

阮 回來！

元 是。

阮 你到那裏叫阮福趕快回來，你和阮貴在那裏聽着，聽他們看戲的時候議論些什
麼，立刻回來告訴我。

元 是！

阮 要當心聽的是一個姓吳的，一個姓陳的，一個姓冒的他們幾個的話，你和阮貴
兩個不要一塊兒回來，總要留一個在那兒，知道了吧！

元 知道了。

阮 好，趕快去，趕快去！

（元下）

阮 他假借我這句班子，指名要唱我的燕子箋，可見他們還看得起我，我阮大鍼幸
相肚裏能撐船，只要今後他們能看得重我，那些罵我的話，我到也不放在心上
。（他又拿起燕子箋來吟哦。）

福 在外一稟老爺，阮福回來了。

阮 快進來，快進來！

（福上）

阮 戲已經演了嗎？

福 奴才回來的時候，戲已經演了三齣了。

阮 那幾位公子怎麼樣？

福 那幾位公子看老爺這新戲，不住的點頭說好。

阮 一眉飛色舞一唔！他們都說些什麼？

福 他們說老爺是真正的才子，文章真好，這樣的好戲，簡直不是人世上看得到的。

阮 哎呀！太過獎了！不過本來我這本戲編的不錯，越往後看，他們不知道還怎麼

講呢！阮貴還在那裏伺候着嗎？

福 阮貴在那裏伺候着呢！路上碰見阮元也去了。

阮 你趕快再去！

福 是。

阮 你看他們的酒量都好吧！

福 看樣子都能喝，這們看戲看好的地方，就大杯的喝酒。

阮 那們你趕快抬一銀遠年的女貞酒去，用我的帖子送給幾位公子。

福 是。

阮 噢！再去告訴廚房預備一桌上等的筵席一塊兒送去。

福 是！

阮 快，趕快去預備！

福 是。(下)

阮 (得意的)想不到這部燕子箋會使復社的這般傢伙和我從對頭變成知音了。

貴 (匆忙的跑來)老爺！

阮 貴，你怎麼回來了，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貴 他們先說得很好，講論編曲子老爺可以算現在的第一把交椅！

阮 噯，後來還說些什麼？

貴 後來——後來的話我不敢說。

阮 你說，你說！

貴 後來。他們說可惜這是有才氣的人，沒有骨氣，投了魏黨，自己糟塌了自己。

阮 唔！(停了一會沒說什麼)他們還講了什麼？

貴 話還多着呢，慫不聽也罷了。

阮 不，你說下去！

貴 罵慫不要臉，給魏忠賢當乾兒子，狗仗人勢，現在魏忠賢倒了，只好到處搖尾巴了。

阮 混賬，竟敢罵起我來了！

貴 奴才不敢，這是他們罵的。

阮 真氣死我了，真氣死我了，你說，都是什麼人在罵？

貴 除了陳公子，吳公子，冒公子以外，還有一位侯公子。

阮 侯公子？侯方域，侯方域，你這後生晚輩，我那樣抬舉你，你不識抬舉到也罷了，你竟敢也跟他們在一道罵我？好，我記着你。這般復社的小畜牲，你們刊佈公揭罵我？我不理你們，你們在文廟裏侮辱我，我也不理你們，現在越來越欺人太甚了，竟借了我的戲班子去來罵我，你們以為我阮大鍼是好欺侮的？哼！我早晚要你們都死在我手裏。你說，還有什麼人在罵我？

貴 還有侯公子一位相好的姑娘李香君。

阮 啊！李香君一個妓女也敢來罵我？哼！我這堂堂進士出身，曾做過光祿寺正卿的要連你這樣一個妓女都制不了，也未免讓人太看不起。來，派一乘小轎子去到秦淮河把李香君給我叫來。

貴是。

阮就是魏龜老爺叫她來陪酒。

貴是。

僕回來，回來！

貴是。

阮趕緊先去這阮福，告訴他酒跟席都抬回來，不送了。戲班子也立刻給我領回來。

貴是。（剛剛出門，正遇馬士英上）馬大人到。

馬（匆匆上）圓海，圓海！怎麼？在跟誰生氣？

阮馬大人，復就這般傢伙太豈有此理了。

馬不必生氣，我告訴你一件喜事。

阮什麼喜事？

馬我來送一份功名給你。

阮馬大人不要取笑，我這丟了官的人，到處受人欺侮，那裏會有什麼功名。

馬噯，無怪乎你賦閑這們久，你太不知道運用時機了。

阮難道目前有什麼好機緣嗎？

馬朝廷裏這樣大的變故你都不知道？

阮 什麼變故？

馬 聖上遊苑在煤山，太子逃亡不知下落。

阮 有這樣的事？沒聽到人說起呀！

馬 我是得到京裏的密訊。碰到這樣的國家變亂，正是我輩將士效忠之秋，我們現在趕

阮 緊約會史可法，迎立福王，將來敍起迎駕之功，還怕少了一頂紗帽嗎？

馬 迎立福王，恐怕史可法這老頭子未必贊同，因為我聽說他和潞王很要好，馬公

阮 已經和他接過頭沒有？

馬 這倒還沒有。

阮 不懂史老頭子怕不贊同，就是復社那幫傢伙說不定會發些謬論呢。

馬 復社這一羣乳臭未乾的毛頭孩子，到不必顧計，他們還造得了反嗎？

阮 可是復社這般傢伙却很能左右史可法，史可法現在掌握着兵權，他要不贊同，

馬 那九卿班裏像高弘圖，姜日廣那些人誰敢違拗他，這樣一來，事就緒幾分不妥

阮 了。

馬 難道我們怕了他就不幹了嗎？

阮 不，現在不管再迎立誰，都要做得快，所以用不着慢慢的和那史老頭子商量，

馬 只通知他一聲，就立刻約會四鎮武臣，動親內戚去過江迎駕，等迎來了變駕，

阮 生米已經煮成熟飯，誰還敢說什麼。

馬 對，對，這個計策妙的很！可是迎駕的人也不能太少了。

阮 傳令親湯文聰和田中丞田仰都可以拉了去呀！

馬 人還是少了，變駕到了，沒有百官迎接，只我們三五個官員，未免不成體統。

阮 我看那滿朝諸公，那個是有什麼一定見解的，變駕一到，想面聖的恐怕還挨擠不上呢。

馬 這話也是。那末不是我們現在就趕緊準備呢？

阮 事不宜遲，越快越好，一來是免得人家搶了頭功，二來是免得走漏了消息，生出些枝節來。那殷復社的傢伙是專門好管閑事的。

馬 這樣說，我們就趕緊把表寫起來吧。——哎呀，還有一點，我是一外吏，那幾個武臣勳衛，也算不的部院卿僚，這個表可怎麼樣列名呢？

阮 （取案頭的一本縉紳便覽）諾，諾，這是一本縉紳便覽，從頭抄寫就是了。好，好，你快抄寫。

馬 （急忙的去抄表，寫了幾個字扯了，又換了一篇沒寫上三五個字，又扯了。）

阮 （得意的）迎來了變駕，敝起功來，一個內閣大學士是有把握的。

馬 （又扯了一篇）哎呀！老是抄不工整，真是急死了人。

阮 你還是叫書辦去寫吧。

馬 這些姓名寫那個不寫那個，書辦怎麼知道。

馬 你批註一下不就得了嗎。

福 對了，我真是糊塗了。來人呀！（隨手在繙練便覽上批註）

福 （上）老爺。

阮 （只顧批註）等一等。

福 老爺，戲班子領回來了，席也抬回來了。

阮 好，好，知道了。（批註完了給馬）您看，這個名單可以了吧。

馬 （隨手翻了翻）可以，可以，趕快去辦吧。

阮 （從馬手巾揀過來交給福）把這份表，送給書辦趕快抄寫。給馬大人預備酒

福 是。（下）

馬 等他抄寫完了，我們要趕快過江，今天那裏還有功夫喝酒。

阮 不忙在這一會兒功夫，今天我這兒給馬大人預備了一件有趣的事兒下酒。

馬 什麼有趣的事兒？

阮 稍停會您就知道了，大概也快來了。

（元送酒上）

阮 馬大人眼前就要加官進爵，讓小弟敬你三杯。

馬 不敢，彼此，彼此。

貴 (上) 回稟老爺，李香君接到了。

阮 快叫她進來。

貴 是。(下)

馬 李香君？是什麼人？

阮 鼎鼎大名的秦淮名妓，馬大人都不知道嗎？

馬 慚愧得很，煙花中很少走動。

阮 是尊夫人閻令森嚴吧？

馬 這個——這李香君是貴相好嗎？

阮 不，不是。

馬 提起秦淮名妓，我想起一件事來，田仰正在託我給他物色一個小星你既然認識得有秦淮的名妓，還是你來給他當個月老吧。

阮 田中丞的事，小弟理當效勞。

貴 (在外) 李香君姑娘到。

香 (上) 那一位是魏老爺？

馬 魏？

阮 (向馬做了個眉眼) 我就是，你是李香君嗎？

香 是的。

阮 好，走上來一點。

（香看到他那種倨傲的態度，很不滿，無奈的走上一步）

阮 再往上走一點。

（香又走上一步）

阮 還要往上走！

香 （耐不住了）魏老爺！

馬 （有些不過意）圓海，我看……

阮 馬大人，您喝酒。（向香）怎麼，叫你走過來你沒有聽見嗎？你一個當兒女的

難道還敢擺什麼架子嗎？

香 架子是老爺們擺的，我們那裏敢。

阮 那們過來唱一段給馬大人下酒。

香 師傅還沒有來唱不了。

阮 那們過來給馬大人斟酒。

香 沒有學過。

阮 胡說，難道你接客人的本領也是學來的嗎？

香 是的，也是學的，大概魏老爺生下來就會。

阮 混賬，你胆敢罵我！

馬 (勸解的) 圓海!

(在外) 你在那兒跑? 抓住他!

誰!

蘇 (跑上來, 貴元追在後面) 香君!

蘇師父!

阮 蘇崑生, 你跑來幹什麼?

蘇 (向香) 快走, 快走!

香 怎麼?

蘇 他是阮大鍼。

香 阮大鍼? 他!

蘇 走, 我們走! (拉香走)

阮 站住!

(阮貴阮元擋住他們的去路, 蘇香只得站定。)

阮 是的, 不錯, 我就是阮大鍼, 魏忠賢的乾兒子, 你是一個妓女, 魏忠賢的乾兒子要你陪他喝酒, 你就得陪他喝酒。

蘇 阮大人, 得了, 她年輕不懂事, 有什麼得罪您的地方, 我給您陪禮, 您放她走吧。

阮 不行，不行，我這魏忠賢的乾兒子今天非要他陪我喝酒不可！

香 呀，這辦不到。

阮 辦不到？笑話，一個當妓女的還有辦不到的事？頂多你是要銀子吧，太爺有的就是銀子。

香 你託楊大人這福的事，你還記得吧？你的銀子打動了誰沒有？我們流落風塵，那是命苦，可走命雖然苦，骨頭並不賤，那種狗仗人勢，搖尾乞憐，看見有財有勢的就立刻跪下去喊乾老子的事，我們當妓女的是不肯幹的。

蘇 香君，你——

阮 真是反了，真是反了！（怒不可遏）

馬 想不到你小小的人兒，嘴這們厲害。

阮 來，把她給我拉出去打。

貴 是。

元 阮老爺，您——

蘇 打，打，扒了衣服給我重重的打。

蘇 阮老爺，我跪下求求您。（跪下）

阮 滾你的！聽到沒有，給我拉出去打。

貴 是！（和阮元同拉香君）

香 蘇師父，您起來，惡狗要咬您，您跪下又有什麼用呢！

蘇 (立起) 你——

阮 小賤人，你還利嘴，快滾出去把她舌頭給我割下來。

香 哼，死，吓不住我！

(阮貴，阮元正往下拉香君，楊龍友上)

蘇 香君——香君——阮大人——

楊 (上) 什麼事，啊！香君！別鬧！

(阮貴阮元停住)

蘇 楊大人，您察得正好，請您——

阮 龍友，你不要管，我今天非打死這賤人不可。

楊 啊！姐夫也在這裏，好極了，我正在找你。

馬 有什麼事嗎？

楊 圓老請過來，你免別和他們生氣，我來報告你們一個重要的消息。

阮 什麼消息？

楊 朝廷已經出了大變故了，聖上縊死在煤山，太子不知下落。

馬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楊 目前史可法預備聯絡各鎮武臣迎立潞王。

阮 你看，我說的沒錯吧。

馬 唔，他要迎立路王。圓海，把他們放了吧，我們現在沒工夫和他們惹開氣，我們有重要的事要談。

阮 這個——

楊 圓老究竟爲了什麼，和她生這們大的氣？

阮 她背地裏罵我還不算，今天居然還敢當着面罵我！

楊 大人不記小人過，以您圓老的地位和一個妓女惹氣，太不值得，饒她這一次吧！

馬 她這們一個人還能逃得出你的手掌心嗎？出氣何必一定要在今天呢！

阮 哼！今天要不是看着馬大人和楊大人的面子，看我不要了你的命！

楊 阮大人放了你了，快謝謝阮大人，走吧！

香 謝謝楊大人。

蘇 噢！謝謝阮大人。

楊 快去吧，快去吧！

（蘇扶香下）

元 貴阮（向貴元）你們還站在這兒幹什麼？是。（下）

馬 這個小女孩子聰明絕頂，人長得也不錯，真不愧是秦淮名妓，可惜脾氣太壞了。

阮 一定是侯方域教她的，哼！早晚要他們知道我的利害。

馬 龍友，史可法要迎立潞王是真的嗎？

楊 我是聽副使雷續詐說的。

阮 要是真有這消息，我們的事情更要快辦了。

楊 什麼事？

馬 迎立福王。

楊 迎立福王？這恐怕不妥，因為我聽說史可法他們曾經商議過，他們認為福王有五大罪，三不可立，如果迎立福王，恐怕朝野都會有些閒話的。

馬 我們先下手為強，把鑾駕迎來了，誰說話誰就是叛逆！

阮 對，誰說話誰就是叛逆，首先復社那一羣亂臣賊子，要先下手為強，趕緊把他們一網打盡了，免得他們搬弄是非。

馬 那一羣小孩子能鬧出什麼大事來。

阮 不然，他們都是東林的餘孽，專門會興妖作怪的，史可法，左良玉又和他們有很深的淵源，左史兩個都擁有幾十萬大兵，萬一被他慫恿反對這事，那就糟了。

楊 不會有這個嚴重的。

阮 左良玉跟侯方域交情很深，前次左兵東下，就是侯方域暗中寫信勾他來的。

楊 那這真冤枉他了，他寫信的時候，我在旁邊，信我也看過。

阮 聽說信是柳麻子送去的，柳麻子也不是一個好東西，祕密的消息是由柳麻子帶口信去的，不然左兵來不來，關他什麼事呢。

楊 那是他一時好勝才寫的。

阮 龍友兄，你是一個老實人，不必替他們辯駁，總之這種人不及早除掉，一旦有事，必為內應。

馬 圖老諺的有理，我們還是要防他們一着。

楊 那時候方域就太冤枉了。

馬 寧可使他一個人受一點冤屈，不要弄得滿盤皆錯，等我回去就去派人拿他們！

楊 這事還要——

馬 龍友，你不必再多替他們分辯了，圓海，表為什麼還沒有抄好，現在事不宜遲呀！

阮 等我去問，來人呀！

福 (上) 老爺！

阮 去催書辦把表快點抄好送來。

福 是(下)

楊 姐夫，小弟還有一點事，要先告辭了。

馬 不要走，等會兒一道過江去迎駕。

楊 我一定追隨，不過現在我——我要回去換一換衣裳！

馬 好，你在江邊等候好了。

楊 是，圓老，一會兒江邊見。

阮 不送。

（楊下）

阮 馬大人，小弟應當怎麼打扮？

顧 （上）老爺，表抄寫好了。（遞表給阮）

阮 馬大人請看。

馬 （看表）到還沒有錯。迎駕大典，比不得尋常，要冠帶整齊才行。

阮 可是我現在是一個沒有職位的廢員，穿戴什麼呢？

馬 是呀，噢，這樣吧，你當個裏表官吧，不過是屈尊了一點。

阮 那裏，那裏，能夠跳龍門，也能夠鑽狗洞，才算得是大丈夫呢。

馬 對，對，快一點把表捲起，跟我回衙門換衣服過江。

阮 是！（把表裝在拜匣裏，用包袱揣在背上）

馬 去吧！

阮 馬大人先請，喂，等一等，還有一件事沒料理。

馬 什麼事？

阮 方才那個李香君，馬大人看了還覺得中意嗎？

馬 可以算得是一個尤物。

阮 替大人藏之金屋如何？

馬 不，不，不，使不得，使不得。

阮 馬大人何必這樣拘謹呢？

馬 不瞞你說，你那位大嫂實在是大難纏了。

阮 既然這樣，送給田中丞吧。來人呀！

福 (上) 老爺！

阮 去領三百兩銀子，僱一乘小轎，把李香君給田中丞送去。

福 是。

阮 多帶幾個人去，她不答應，搶也要搶得來。

福 是。(下)

馬 田仰這老頭子居然還交桃花運。(不禁羨慕之意)

阮 您看我這個月老紅線繫得不錯吧！

第二場

——暗轉——

燈光復明，是當日的晚間，地點是媚香樓，笛聲悠揚，是侯方域在那裏吹笛，李香君倚窗枯立。

侯 (停笛) 爲什麼不唱呀？

香 我——

侯 你不高興？

香 媽說我不應當罵阮鬍子。

侯 (走到她身旁) 把阮鬍子痛罵了一頓，這正是「伴禮羞的事呀，爲什麼說你？媽說得罪了阮鬍子，他會記仇的，我們鬥不過他。

香 這種小人，全南京城的人沒有一個在理他，諒他也使不出什麼神通來。

侯 越是勢力小人，越會暗箭傷人的，今天這事還不是因爲你們當着他的戲班子在罵他，他才這樣報復的。

侯 哈哈，向一個軟弱的女子來發威，這種暗箭也就可笑又復可憐了。

香 我只就心他的仇怨今後會結在公子你的身上。

侯 這不要耽心，自古以來向來是邪不勝正的，只要我們有浩然之氣，那怕他這些妖魔小醜。

香 浩然之氣？

侯 浩然之氣，就是文文山先生所說的正氣。這種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發於心

，實乎天地，姦佞邪淫，望而却步，么魔小醜，當者披靡，可以使精神永垂不朽，可以使生命千古長存，在治世就爲聖爲賢，在亂世就爲忠爲烈，——在男人叫做忠烈，在女人就叫做貞節。

這真是一種了不起的學問，可惜我書讀得太少了。

侯 不，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學問，這正氣是發乎天性的，娼優皂吏，販夫走卒，也同樣可以具有這種正氣。

香 既然是人人都能，個個都有的，可是爲什麼壞人還這們多呢？

侯 一個人被利祿薰了心，被金錢迷了竅，就把正氣泯滅了。正氣淪亡，於是寡廉鮮恥，無所不爲了。

香 怎麼樣才能永久做個好人呢？

侯 其實簡單的很，只有三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香 這們說這不是很容易嗎？

侯 很容易也很難，一個人誰不討厭貧賤，誰不希望富貴，誰又不貪生怕死，在平時也許想得很好，但是遇到臨頭，就會把握不定了，只爭一念之差，弄成一十足成千古恨。

香 唔！（心領神會）公子，你看我會變成一個好人呢？還是會變成一個壞人呢？你自然是一個大大約好人。

香（嬌媚的）你騙我。

侯 我沒有騙你呀，你上次不收阮鬚子送的首飾，這就是富貴不能輕，今天阮鬚子那樣懇求你，你一點也不怕的罵他，這就是威武不能屈，今後只要你能永遠不走錯一步。

香 我不，我當心永遠不走錯。

侯 那你一定是一個烟花中的真烈。

香 你一定是一位亂世的忠臣。

侯 說得好，說得好，來，叫你媽媽給預備酒，讓我給我的香扇墜兒的威武不屈的精神慶賀一番吧！

香 你瞧，你又——

侯 怎麼？

香（低聲）叫我的小名！

侯 這兒只有我們兩個呀！

香 不，還有——（指窗口斜着的一枝桃花）他！

侯 桃花？

香 他會笑我們。

侯（預備鬚子）讓我把它關在外面。

香（止住他闖窗）不，看風吹得他多可憐。

侯讓我折他下來。

香別——

（一陣風把桃花吹落了許多，花瓣落在香君身上。）

侯啊！人面桃花相映紅，好知趣的春風呀！

香（楞楞的望着落英，慢慢的關上了窗，垂下頭）公子。

侯怎麼，風吹得冷了嗎？

香不，我……我怕。

侯怕什麼？

香我怕看。

侯爲什麼？

香這像我那場夢。

侯可是這風沒把我吹跑了呀！

香你說我的命運會像這桃花嗎？

侯你爲什麼想到這個？

香我覺得我們當妓女命運就像這桃花一樣，幾年來許多姐妹們都像這桃花一樣，東風吹落到泥裏，溝裏，不知去向了。

候 假如你是一枝桃花，我一定折了來，供養在瓷瓶裏，放在我的書桌上，那怕是

最溫暖的風也吹不着你。

香 有一天我開謝了？

候 我照常的供養着你。

香 有一天我連枝子都朽爛了？

候 我一樣的愛護着你。

香 有一天——

楊 (在外) 候公子他們睡了沒有？我有要緊的事找他。

真 (在外) 大概沒睡呢，慇土樓去坐罷！

香 誰？

候 好像是龍友。

楊 (匆忙的跑上來) 朝宗兄，朝宗兄。

(貞隨後也上來。)

候 有什麼事？

楊 快，快，你趕快逃走。

候 逃走？

真 楊大人，慇別吓唬人。

侯 你怎麼開什麼玩笑？

楊 不是跟你開玩笑，是老實話。阮大鍼跟馬督撫說恁德恩甯南侯叛國，馬督撫了他的話，已經派人捉拿你了。

侯 你怎麼知道？

楊 我聽他口說的，我替你分辯都沒有用。

貞 一指香。哎呀，你看是不是，我說他這種人一定會記仇的嗎！

香 媽，我

不要怕，我侯方域沒有做過虧心事，那怕他阮鬍子的陷害。

楊 不，話不是這們講。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頭。你還是走的好。

侯 天下不會沒有公論的，他就是捉到了我，復社的朋友放不過他的。

楊 哎呀，你還不知道呢？當今皇上已經吊死在煤山，太子不知去向了。

侯 啊？真的？

楊 誰還騙你，阮大鍼他們已經在迎立福王，現在是他們的天下，你還到那兒去

講理去，這次他們預備把復社的人一網打盡，陳定生，吳次尾我已經順路通知他們逃走了。

侯 他們已經走了嗎？

楊 他們已經走了，你也趕快走吧！

貞 侯公子性命要緊，恁還是走罷！

侯 可是——（看看香君）

香 夢攪還是逃不過，風倒底來了。

侯 （走到香身旁）香君——（向楊）我不走！

楊 復社的朋友和阮大鹹仇結得很深，現在捉不到旁人，他會把所有的仇都報復在你身上的，快走罷，朝宗，說不定他就會找到這兒來的。

香 公子，你走罷。

侯 可是我——

香 將來總會再見面的。

楊 （從窗口望着街上，忽然叫起來。）哎呀，那邊有些差人走過來，恐怕就是到這裏來的。

貞 是嗎？（跑到窗口張望）哎呀，可不是，已經過了橋，走過來了。

楊 朝宗兄，你要再不走，可就要來不及了。

貞 我下樓去敷衍他們，香君，招呼公子趕快從後門走吧！（下）

香 公子，你——你走吧！

侯 好，我——我走！可是香君——

香 公子！

侯 我們的扇子呢？

香（從桌上拿起扇子）在這兒。

侯 你還記得吧，我們見面的時候，就在這兒說的……

香 扇在香港兒在，

侯 人物兩不分，沒想到現在人却先分了。

香 人分心不會分的。

侯 好，如果沒有什麼不幸，明年桃花開的時候，我一定會回來的。

香 你會回來的，那時候還像今天一樣的我們兩個人在這兒看桃花。

（樓下叩門的聲音）

楊 聽，打門的聲音，大概是來了，朝宗，快走罷！（推侯）

侯 好，我走，我就走！（向外門走去）

楊 走錯了，走錯了，走後門！（推他向內室門）

侯 噢，錯了。香君——

香 公子，你放心，我不會負你的。

翠（跑上來）公子快走罷，底下來了那們多人呢！

侯 香君，路是不能走錯的，走錯了路，永遠回不了頭。

香 我不走錯的。

侯 阮大鹹，我侯方域有一天得志，我一定要報這仇的！

楊 (推侯下) 走吧！走吧！

香 公子——(追了幾步)

翠 (拉住香) 姑娘，讓公子走吧，人要上來了。

小 (不禁失聲而哭) 噢！

翠 姑娘！

楊 (上) 好了，走了，走了，(向翠) 那些人在下邊嗎？

翠 在下邊和大娘吵着要入呢！

楊 香君，不要哭了。侯公子不是一個薄倖的人，官可稍微緩和一點，總任團圓的

一天的。小翠，好好的勸勸姑娘，我到下邊去看看，還要趕着過江呢。

(楊正預備走，貞上)

貞 (手裏拿着二百兩銀子) 楊大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楊 怎麼？那些人還沒走嗎？

貞 那裏是什麼遠候公子的，他們是來娶香君的。

楊 啊？

香 什麼？

貞 說田中丞要娶香君做小，放下這二百兩銀子的聘禮，硬要立刻抬人。

楊 這是怎麼回事？

香 我明白，好計策，好圈套！

楊 圈套？

香 楊大人，侯公子和你的交情不算壞，你爲什麼要下這個毒手來拆散我們？來陷害他！

楊 我？難道你說我——！

香 我知道你記恨上次要你退還阮鬚子的禮物，可是那是我的主意不能怪侯公子，你有什么毒計，向我來施展好了，我有一個死承擔着，又何必騙侯公子說阮鬚子來抓他，害得他担驚受怕，跋山涉水的亡命呢！

楊 這是什麼話，你們的姻緣還是我撮合的呢，難道——！

香 由您撮合成的，所以現在還要由您來拆散了，可是楊大人，我李香君命雖然苦，可還是一個人，不是一堆東西。不會由您今天送給張三，明天送給李四。

楊 真是冤枉，這什麼田中丞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香 那倒也奇怪，天下有這們巧的事，田中丞好像算準了似的，您在這裏前脚把侯公子打發走，他後脚就來接人。

楊 我這才叫好心沒有好報呢。不過你也應當反過來想一想，我要這樣陷害你們，我圖什麼呢？

香 我想了，我都想了。新皇帝要做朝廷了，阮鬍子也許會封侯拜相的，誰不去巴結巴結他，弄一頂紗帽戴一戴！

楊 李香君，你也把我看得太不是人了，我楊龍友不致於這樣沒有氣節。

福 (在樓下賤) 怎麼回事？聘禮也收了，人爲什麼還不下來。

真 哎呀！這麼癩呀！(向下) 等一等，新人在換衣服呢！(向楊) 楊大人，既

然不是驚幹的，那們請你給想個主意。

楊 要是田中丞派來的人，我實在無能爲力。

香 好，楊大人，您請吧，媽，您讓他們上來。

楊 你——

真 你——

香 (拿起剪刀) 公子，我們只好結來世緣了。(引剪自裁)

楊 (急奪下剪刀) 香君！

真 香君！

翠 姑娘！

(剪傷香君額角，血灑扇上)

福 (在外) 人都死在上邊了嗎？再不下來，我們可不客氣，要來搶啦！

真 (向下) 來咧，來啦！(向楊) 哎呀，這可怎麼辦呢？

香 小翠，告訴他們預備轎子，扶我下樓。

貞 你——

楊 小翠，扶他進去休息去吧。

貞 可是——

楊 我們再來商量。

翠 姑娘，進去吧！

香 不，我拚了一死——

貞 香君，進去吧，楊大人有辦法。

（貞，翠扶香入內）

楊 煙花中居然有這樣烈性的女人。（看到扇子）哎呀，這扇子灑上這們多的血。

福 （在外）我說別給臉不要臉呀，我們動起手來可就沒意思了。

楊 哎呀，這羣人可怎麼對付呢？

貞 （跑出來）楊大人，還有什麼辦法嗎？

楊 我正在想呀！

貞 可是他們要上來了。

楊 我在想既便脫過了今天，他們還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貞 那末——

楊 其實婚家從良，本來是好事，況且嫁給田中丞，一輩子吃穿總少不了。

貞 是呀，可是香君他死也不肯，就是肯，這個樣子——

楊 香君既然沒這個造化，你去吧！

貞 我？

楊 這是一個變通的辦法。

貞 我老都老了。

楊 你這們大的年紀，正對老頭子的胃口。

貞 楊大人，您還說笑話。

楊 不是笑話，這是實話，你要也不去，田中丞惱羞成怒，不會就這樣算了。

貞 那末——

楊 你去吧！

貞 可是他要的是香君。

楊 好在他也沒有見過香君，你就說你是香君好了。

貞 楊大人，沒有另外的辦法嗎？

楊 我想不出另外的辦法了。

貞 就是去，這們匆促也不行呀！

楊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難道你還要等選黃道吉日嗎？這種張冠李戴的事，要的就

真

是快。將錯就錯的就混過去了，你就快換換衣服去罷！

咳！真是碰到了鬼！（入內）

哎呀，我過江的事怕也要就誤了。

楊

（上）真是倒霉，倒霉！瞧，楊大人。

蘇

蘇崑生，什麼事倒霉呀？

樓下有一幫人說來娶香君，我一進門，就把我王八保兒的臭罵一頓，您說倒霉不倒霉，唉？人都那兒去了？

（小翠扶貞鑿裝出）

蘇

李夫娘，這是怎麼回事？

真

蘇師傅，以後請你多多照顧香君。

蘇

這究竟是——

真

小翠，你要好好的伺候姑娘。

真

（在外）走，上去，去動手搶。

真

蘇師父，楊大人，香君就并託給你了。

楊

上來了，上來了，蓋上頭！

（小翠剛把紅帕給貞蓋上頭，阮禰率阮貴阮元上）

阮

阮，楊大人在這兒，這就是李香君嗎？（向翠）給她揭開蓋頭；讓我看看。

楊

阮福，現在李香君是田中丞的如夫人了，怎麼可以這樣無禮。

真

是，小人不取！（向翠）老鴛子呢？

楊 不要找她，你請抬走吧！

福 是。（向貴元）來，扶新入上轎！

（貴元和翠蓮真下樓）

蘇 這究竟是什麼回事？

香 （進出）媽！媽！

楊 （扶住香）香香，噫不得！

翠 （跑上來）姑娘，當真有人到這兒來捉候公子了。

香 噢！天哪！

幕急落

第三幕

第一場

時間 翌年桃花含苞的時候

地點 媚香樓

開幕後，媚香樓中只有小翠一個人坐在小炭爐旁邊在煎藥。一會兒香慢慢的由內走出，她宮粉不施，蛾眉懶掃，憔悴得可憐。

香 小翠。

翠 姑娘，你起床了，藥煎好了，您正好喝藥。

香 小翠，我已經够苦了，你爲什麼老要我喝那些苦水？

翠 姑娘，你身體要緊呀！（給她倒了藥來）

香 我待一會再喝好不？

翠 好，放在這兒涼一涼，可是待一會您一定要喝呀！

香 待一會我一定喝。你把窗子開開，我要看看外邊。

翠 外邊有風，您剛好一點，回來招了涼。

香 我悶得狠，你讓我看看。

翠 好，散散心也好。（開開窗子）

香 （慢慢走到窗前）好多天沒有起床，外面已經一番春天的景像了。（忽然看到

窗外的桃花，叫起來）小翠，你看這桃花。

桃花？

香 桃花快要開了！

翠 花苞都這們大了，一兩天就開了。

香 一兩天就要開了？真的？

翠 是真的。

香 桃花開的時候，他會回來的。小翠，他要回來了，他就要回來了。

翠 您說的是——

香 侯公子。

翠 您怎麼知道？

香 他說的，他走的時候說的。

翠 可是他走了快一年了，也不想着給您一封信。

香 這他會記得的，小翠，快，快，快把這屋裏收拾收拾，把那藥爐子端出去。

翠 好，我待一會兒端，姑娘，您先吃藥吧！

香 藥？我不用吃了，我好了，（自己在收拾屋子）小翠，你倒是幫我收拾收拾呀

翠 姑娘，待一會我收拾罷，您別累着，您還沒有好。

香 我好了，你看我現在不是很好嗎。

翠 就是好了，您也多歇歇，收拾屋子也不忙在這一時呀。侯公子還說不定那一天才到呢。

香 他一兩天就會到的，說不定今天——就是現在就會到的。

翠 好，您坐那兒歇歇，我來收拾。

香 小翠，你看我瘦得利害罷？

翠 您這兩天氣色還好。

香 小翠，我的梳篦盒子。

翠 要我給您拿到這外邊來嗎？

香 （嬌羞的）小翠，你在笑我。

翠 沒有，我是在高興，快一年沒看見您這樣快活的了，所以我看着從心裏就樂。是的，快一年了，這一年碰到多少倒霉的事情，好容易盼到今天桃花就要開了。

翠 我看您還是進去梳洗梳洗吧，您這衣服也得換一件。

香 （看看衣服）換衣服？小翠，你曉了，你不笑我。

翠 姑娘，我怎麼會笑你啊，我去給您打洗臉水去。

（外面有上樓的脚步聲）

香 聽，有人來，啊，不要是他。哎呀，你看，屋子你也沒有收拾，那個火爐，快
快端出去。

翠 好，好，我端。

（香忙着收拾屋子，小翠端火爐往外走，正碰蘇進來）

蘇 小翠！

香 蘇師傅。

蘇 小翠，怎麼你連大門都沒有關。香君，你起來了，你好些嗎？

翠 姑娘的病好了。

蘇 好了！這個大夫的醫道可真好，只吃了他三付藥——

翠 今天沒吃藥。

蘇 沒吃藥，病了這們多天會忽然好了！

翠 因為桃花開了。（望着香一笑）

香 小翠你——

蘇 桃花開了？

翠 這是心藥，桃花開了，候公子就要回來，所以姑娘的病好了。

蘇 唔，病好了就好。（掏出幾塊碎銀子）香君，這是那隻鐲子，換了四兩三錢銀子。

香 蘇師父，您給收着吧！

翠 蘇師父，柴米都沒有了，就等着您回來去買呢！

蘇 (給一小塊給翠) 這一塊大概有五錢，你拿去買吧。

翠 是。

香 小翠，你要快一點回來。

翠 知道了。(下)

蘇 侯公子有信兒了？

香 沒有。

蘇 你怎麼說他會回來？

香 我想他該回來了。

蘇 今天你好像很高興，可是我心裏很難受。

香 爲什麼？

蘇 剛才我拿着你這支錫子到金樓去換，我一邊走着，一邊心裏在想，這一年來，我這是第十二次到這銀樓去了，你那點首飾大概這們坐吃山空的也吃得差不多了，再這們下去，可真不是一個辦法。趕巧我這雙眼睛又開了這們幾個月老不好，不然，上山打個柴，下河去摸個魚。也可以掙幾百錢不是。

香 師父，您別難受，您看桃花開了，他就要回來了。

蘇 走了頂一年了，連個信都沒有，他會回來呀？

香 會的，會的，他說過的。

蘇 我也希望他會回來，可是總怕年輕的人說話靠不住，他這一年來，人不能回來，稍個信來總可以辦得到呀！

香 信——

蘇 香君，我說你連樓都不下的守着侯公子，固然這也是你一份志氣，可是守到桃花開了，他不回來呢？

香 他一定會回來的。

蘇 要是不回來呢？

香 師父，難道您聽到什麼消息，

蘇 我什麼也沒聽到，我是這們說。

香 要是花開過了他不回來——

蘇 是呀，你應當想到這層。

香 那們明年花還會再開的。

蘇 花兒一年一年的開不完，可是人不能像花兒比呀。你這們守着他，他是不是也在守着你呢？

香 他不會忘記我的。

蘇 你這倒相信他，我也不能說什麼，可是苦一年還容易，別苦一輩子。

香 蘇的意思——

蘇 聽說你們相好了陣子，可究竟不是明媒正娶的，萬一他把你給忘了，那你不是白白的苦一輩子嗎。

香 我不苦，我不苦。

蘇 是的，你現在還不算苦，等到你老了，臉上皺紋多了，頭髮白了，牙齒掉了，

沒人理了，沒人要了，那時候才是真苦呢。香君，好花也沒有幾天的開頭呀！

香 難道您今天是喝多了酒了嗎？師傅！

蘇 我今天一點酒也沒喝，你不要當我這是醉話，我這是心裏的話，好多天我就要

說了，香君，你媽媽臨走的時候把你交給我，你是我的徒弟，就跟我女兒

一樣，我不能不跟你說。

香 您說吧！

蘇 我自然是願意看着你一輩子，可是我年紀這們大了，這幾個月來不斷的關眼睛

，關眼睛雖說算不了什麼大病，可是說不定就許要了命，萬一有一天，我一口

氣接不上來，那你就更苦了。

香 師父——

蘇 不是我做師父的心狠，要逼你做一個沒有情義的人，我還是爲了你好，你要是

龍麟我還在這口氣，選一個才貌相當的嫁給他，一夫一妻的好好過日子，那我也算對得起你媽媽了，我死了也就安心了。

香 師父，你的好心我知道，可是——可是我——我不能呀！

蘇 孩子，別傻吧，你究竟是煙花妓女，從古到今，你看到那一個妓女能守到一座貞節牌坊呀！況且現在宮裏選優的事還沒完，雖然咱們有楊大人照應免了，可是萬一再選到頭上來，楊大人一個照應不過來，被抓進了宮，那可就什麼都由不得自己了。

香 師父！（不禁悲從中來。）

蘇 好孩子，別傷心，聽我的話吧，等明兒個病好了，再重新掛上樂戶籍下樓接客，留心選個正經八擺的客人從了良，怎麼也比在青樓待一輩子強。

香 侯公子會看不起我的。

蘇 侯公子也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官宦人家從來沒有人看得起青樓裏的人的。

香 不，侯公子對我好，他看得起我，他要我不要走錯了路，我答應過他。

蘇 麼，你有這份好心，按說老天應當給你好報的，這樣吧，你寫封信我給我侯公子去。

香 您？師父，您的眼睛還沒有好。

蘇 我的眼睛到沒有什麼。

香 媽媽走了以後，就是您是我一個親人，您要再走了，那我——
 蘇 假如柳麻子要在就好了，他那個人爲朋友，吃什麼苦都不怕的。

（小翠引下玉京上，卞改道裝）

翠 （站在門口）姑娘，有客人來了。

香 客人？誰？是候——（跑到門口）

卞 （上）香君妹妹！

香 是你，裝裝姐姐，（看到他的裝束）你怎麼——

蘇 你怎麼這份裝束？

卞 我出家了。

香 啊？出家？

蘇 你年輕輕的出家？

香 爲什麼？

卞 朝廷搜選歌妓，我被他們選中了。

蘇 你就爲這事出了家？

卞 我想要選到宮裏，這一生一世是不要想再出來了，關在那皇城圈子裏，不是像

坐監牢一樣嗎。

蘇 雖說這樣，可總比出家有個指望。

卞 咳！能有什麼指望，皇帝老子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女人多得很，還會把我們當妓女的看上眼嗎？

蘇 可也不能這們說，當初宋朝道君皇帝不是還寵愛李師師嗎。

卞 什麼寵愛，皇城圈子裏待膩了，出來尋尋開心罷了。像我這樣的人長得不算漂亮，唱也唱得不好，進了宮去還不是一輩子沒人理沒人睬的嗎。

蘇 可是出了家就不能還俗了。

卞 既然是註定了的孤苦命，到不如出家去修修來世呢！

香 賽賽姐姐想不到你這樣看得穿。

卞 一個人最看不穿的是男女的情愛，當了幾年妓女，把這點看得透而又透，男女有什麼情愛！還不是你假情，我假意的混罷了。

香 你這話可說得太過份了，你有什麼傷心的事吧？

卞 沒有。

香 一定有，你羞不肯說罷了，其實天下只有情是最真的。

卞 (笑而不答)

香 你笑什麼？你覺得我的話不對嗎？假如你因為什麼事傷了心，就着破紅塵，那們你還是一個最有情的人，蘇師父，您說我的話對吧！

蘇 對，你們兩個人的話都對。

卞 好，不談這些，不過這選優的事，你也要有一個準備。

香 楊大人已經給我打點好弟選了。

卞 那很好，我要走了。

香 多談一會兒再去。

卞 我是出家人了，不能多留戀這紅塵。

柳 (在外) 小翠，怎麼你連我都不認識了？

翠 (在外) 噢，柳師父！

香 柳師父？

蘇 他回來了！我去叫他上來（跑下去）

香 你住在那個廳裏？

卞 棲霞山葆真庵，妹妹，你有工夫可以到我那裏住住，上了棲霞，過一個斷橋，

就找到那廟了，你在廟裏一住，會把什麼都忘了的。

蘇 (一邊說着一邊和柳走進來) 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了，我今天還在念叨着你呢，

進來坐，進來坐。

香 柳師父。

卞 柳師父。

柳 卞姑娘這是怎麼說？

蘇 出了家了。

卞 柳師父您坐着吧，我要走了。

柳 怎麼我來了，你就要走？

卞 咱們不是一條路上的人。

柳 早晚會走上一條路的，我也正想着出家呢！

卞 好，再見吧。香君妹妹再見吧！

香 再見，雲裳姐姐。

（卞下）

柳 想不到走了不到一年，這兒什麼都變了，當年多們熱鬧的秦淮舊院，現在這們

冷清了。

蘇 這都是選優選的。有的進了宮，有的搬了家，還有餓看破了紅塵。

柳 什麼都變了，可是聽說香君的心，跟石頭一樣的連動也不動，好好。

香 柳師父什麼時候到的？

柳 就是今天到的，到了以後就見到楊大人，所以我才知道不僅是復社的幾位公子

都逃的逃，散的散，就是李大娘也嫁了田中丞隨他走了，唉，這真是人生聚散

無常啊！

蘇 怎麼你從去年給甯南侯去送信，就一直沒個信，是不是甯南侯請你坐了一年班

房呀？

柳 去年侯公子那封信還幸虧我老柳親自送去，憑着我這三寸不爛之舌，把一位甯南侯給打動了，不然的話，就會那們容易？左兵就打道回衛不到南京來了。

蘇 你是怎麼說的，你說給我們聽聽。

柳 哎呀。這話說起來可長咧，等改一天編成一段書說給你們聽，今天先說正事。

蘇 什麼正事呀？

柳 香君姑娘的正事呀。

香 我的！

柳 是呀，侯公子給你稍信兒來了。

香 侯公子的信？你見到侯公子嗎？信呢？

柳 一年都等了，這一會兒就等不了啦嗎？等我給你拿呀。（掏盒，忽然抖起來）

哎呀，丟了。

香 （吃一驚）丟了？

柳 （取出信）丟不了，丟了這封信，我老柳還不讓你罵一輩子（遞信給香。）諾，給你。

蘇 哎呀，可盼到信了。

香 （先不拆信）侯公子現在在那兒？

柳 侯公子現在在高傑的營裏，駐紮黃河邊敵擋着滿洲人呢。

香 (喜不自禁) 噢！

蘇 哦！投筆從戎啦！

香 您在那兒見到侯公子？

柳 見，我到沒見到他——

香 那們這信——

柳 是他交到武昌送公文的人把這信帶給我，怕你不在這兒了，要我回來隨一趟，

找着你當面投遞。

香 那真是辛苦柳師父了。

柳 好說，好說，給人家跑腿的事，我老柳幹得多咧！

香 (拆開那封信，沒看完，神色漸變，最後癡然坐在椅上，失聲而哭。)

柳 怎麼見了信倒哭了。

香 蘇師父，您看他的信。(遞信給蘇)

蘇 (接過信來看) 這信上說了些什麼？「……入彼權貴之塗，混忘別離之誓。」

胡鬧，胡鬧！

柳 這是怎麼回事？

蘇 他說香君嫁給田仰做小忘了他了，這真是從那兒說起呢！

柳 不過這也難怪他誤會，李大娘是頂着香君的名嫁給田仰的，我要不是楊大人方才告訴了我這裏邊的一番曲折，我也不知道呢！

蘇 隔着這們遠的路，消息難免有個傳錯的，可是是真是假到底也得弄個清楚，不能隨便憑人家一說，就信以為真了，你還不知道這一來年香君爲他吃了多少苦呢。自從侯公子走了，他就沒下過這樓，三天兩天的生一場病，把首飾都換光了的這們守着，我剛才還勸他不要再守了，他還執意的不肯，好了，現在好心沒好報，守了一年多，還鬧個讓人家不相信。

香 師父，不要怪他，他可以無情，我不能——無義。

柳 香君，就是名門閨秀也沒有你這樣貞節爛蕪的，你這點冤屈我老柳去替你洗刷。

香 怨要——

柳 我要去找侯公子，把你的苦情都告訴他，要他立刻來接你。

蘇 對了，老柳要肯去一遭最好了，我剛才還念叨着你呢。

柳 說走就走，你寫封回信吧！

蘇 對了，你寫封回信。

香 好——好，我寫。（展開紙，提起筆又放下）蘇師父，你替我寫罷！
蘇 你的心事，我怎麼寫得出，還是你自己寫得好。

香 (正是這筆) 咳！千言萬語，叫我從什麼地方寫起呢！(看到窗外桃花) 啊，他原來是桃花開的時候，他要回來，想起來了，那扇子上去年灑的一些血點，我把它搽成一枝桃蕊寄給他好了。

(畫扇)

蘇 老師，你這一路來，聽到什麼北兵的消息吧？

柳 北兵過河恐怕是遲早的事了，目下只有一個史閣部是忠心耿耿的，你想一個人那裏能擋得住天呢？

蘇 那們這兒將來又難免要有一番浩劫了？

柳 咳！雖然這國家大事，和我們這末流的大百姓不相干，可是提起來也覺得心傷，所以我到很想出家了。

香 (畫畢，端詳了一番) 到還像一枝桃花，咳，薄命人寫了一幅桃花照。柳師父，信寫好了。

柳 好，給我，

香 交扇給柳

柳 怎麼？是這扇子？啊！畫得好一枝桃花。

蘇 這些紅點子，就是去年田仰強娶她，她碰傷了額角洒的血。

柳 這是你的血？

蘇 你不寫幾個字？

香 我的心事都在這桃花上，他看了會懂得的。

柳 這封信倒也新鮮，香君，你放心，任他是天涯海角，我也要給你找到你的侯公子。

蘇 老柳，這事還不要快辦的！

柳 不用你催，我還是那老脾氣，說走就走。我馬上去會過了丁繼之張燕筑幾個老朋友，立刻啓程。

蘇 他們兩個被選做內廷教習，明天就要進宮，我也陪你去看看他們。

香 柳師父，那扇子還要收好了。

柳 你放心，我老柳性命不去，扇子丟不了的。好，再見罷！

香 儘要早些回來。

柳 這次去不了一年了。

(柳和蘇下)

香 啊！今天侯郎居然有了下落，總算我沒有白守，柳師父去了，他一定會來的。白門，妾娘被選進宮了，妾妾出了家了，我雖然吃了不少的苦，比起他們來，總算還強一點。——啊，他在黃河邊抵擋着滿兵，萬一柳師父這一去，他竟跟了柳師父來了，滿兵沒有人抵擋，過了黃河，那不是——並且這裏阮鬍子正在得

勢，他回來了，一個不小心，再落在阮鬚子手裏，那倒是我害了他了。嗟，他本來也好，還是等幾年吧，再等幾年吧！對，我應當把柳師父叫回來，小翠，小翠。

翠（拿着一封信上）姑娘。楊大人派人給您送來一封信，說是很要緊的。

香 楊大人的信，我看——噢，小翠，你去把柳師父叫回來。

翠 柳師父早走遠了。

香 走遠了，好，算了，算了，這不要緊也是侯公子的信？（拆讀）『免選事已絕望，阮公已親登舊院選發，既立即設法逃逸，以免落網。』哎呀！我的命爲什麼這們苦呀！

翠 楊大人的信上說什麼？

香 楊大人說阮鬚子已經親自來選歌妓了，要我趕快逃走。

翠 趕快逃走？

香 逃走？可逃到什麼地方去呢？瞧，蘇師父也出去了！

翠 是呀，可往什麼地方逃呢？——噢，對了，侯公子不是有了消息了嗎，我陪着您去找侯公子吧！

香 找侯公子？對，去找侯公子，他在黃河——嗟呀，不行，侯公子那裏千里迢迢的，路上我們兩個女人怎麼能走。

翠 女人怕什麼？孟姜女不是還千里尋夫呢。

香 是的，我們走，走去找他，遲是不行！

翠 怎麼？

香 他在軍營裏，軍營裏怎麼許我們女人隨便去呢？

翠 那怎麼辦呢？

香 我現在簡直沒有主意了，蘇師父怎麼還不回來呢？

翠 我去找蘇師父去。

香 不！不！你不要離開我。

翠 那末——

香 我想起來了。

翠 到那兒？

香 賽賽那裏，棲霞山葆真庵。

翠 對了，對了，到庵裏去好，就走罷！

香 就這們走了？可是蘇師父還不知道。

翠 那麼——那麼您先走，我留在這兒和蘇師父一塊兒來。

香 你——

翠 他們不會把我選去的。

香 可是——柳師父送信去了，侯公子就要來的。

翠 要不您給他留個字，交蘇師傅給他。

香 只好這樣。

翠 那們就快寫吧！

香 (寫)「妾身似椽片，怎敵怒雪濤，今日下班樓，棲霞過斷橋」小翠，你要交給蘇師傅呀。

翠 丟不了，姑娘，你快走吧。

(小翠跑進去給香拿出一件斗蓬給她披上，推她往外去。)

香 讓我再看一看這裏。

翠 別看了，別看了。

(小翠推香剛剛到門口，一推門，門內立着兩個人，他們逼進來，卻是阮福阮貴。)

香 (楞住了)你們！

(阮福阮貴往兩邊一閃，後邊走進阮大鍼。)

阮 (看到香，吃了一驚)啊？李香君？你還在這兒？

香 (生死置諸度外)是的，還在這兒，你要怎麼樣吧！

阮 好極了，當今聖上傳你進宮去唱燕子箋。來：把她帶走！

福 是！(動手拉香)

香 好，我李香君拚了一死，讓你這魏家的乾兒子去表功吧！

阮 賤人，還這樣放肆，帶走！

（福和貴拉香）

翠 姑娘！（拉住香）

香 小翠，你到裏邊那裏去吧！

翠 （哭喊着）姑娘！

阮 走！

福 （推翠倒地）去！

（福貴拉香下，阮隨下，翠連忙爬起追到門口。）

翠 姑娘！

暗轉

第二場

時間 十餘日後的一個晚上。

地點 淮水渡頭的一間茅屋。

澈澄的一間茅屋，裏面陳設簡單，左邊一具小火爐，上邊放着水盞，此外還有一些打漁的用具。暮雨時，外面還是捲地狂風。近台口背着身坐着一個婦人！——這婦人是蘇了屈仰的李貞麗，荆釵布裙，雖然窮苦，但是仍不減當年風韻。

，她一個人在這裏縫紉一件衣服。忽然又一陣狂風。

貞（聽到這風聲，停下針綫）咳！也真那性，春天會颶這們大的風。還越颶越大了，我呀他晚上不要出去，他偏要出去。混個狗吃飯也就算，今晚還要捉什麼魚。

（門外有扣門的聲音）

貞 哼！不聽話嗎，倒屢讓風給刮回來了。（走去開門）

（開了門，外邊一個全身水淋淋的人站在門口）

貞 怎麼你——（發現那人不是他的丈夫）啊？你是什麼人？

（那個人是柳敬亭）

柳 對不起，借個地方歇歇腳！

貞 不行，家裏沒男人。

柳 可是附近沒人家了——（認清了她是李貞麗）啊！你不是李大娘嗎。

貞 你是——

柳 我是柳麻子，不認得了嗎！

貞 睛，可不起，我說聽着聲音怪耳熟的呢，快進來吧，怎麼鬧成這個樣子？

柳 風大翻了船，掉在水裏了。

貞 來，來，來，我給你生上火，把衣服脫下來烤一烤。（生火爐）——這還有酒

柳 我給你倒杯酒，這天大冷的天，喝口酒趕趕寒氣。（倒杯酒給柳）
 柳 磕頭，磕頭！（把一個包袱放下）讓我先把這寶貝放下。

貞 什麼呀？

柳 信。（喝了一杯酒。）

貞 好點了吧？

柳 好多了，好多了。

貞 哎呀！一睜兒咱們有一年沒見了。

柳 可不是嗎，沒想到會在這兒碰上了。

貞 你這從那兒來，到那兒去呀？

柳 我是從南京來，到黃河邊給令媛香君姑娘送這個（指包袱）到侯公子那兒去。

貞 香君這孩子好吧。

柳 好，好，那真上得了烈女傳，掛得起貞節匾的。

貞 她沒有接客了？

柳 一直就沒接客，一心一意的守着侯公子，這一年連樓都沒有下。喂！不是我說

害的人好賣關子，你先說一說你的事，在這兒會碰上你了，我覺得像在做夢，

你也說一說，讓我明白明白。

貞 哦，說起話可長啦！

柳 我這兒一邊烤衣裳，咱們慢慢的說。

貞 去年就是侯公子逃走的那一天——

柳 田中丞來強娶香君做小，她死也不去，你就替她嫁過去了。這個節目在南京楊大人跟蘇師父都跟我說了，我是問你既然嫁了那們一個大官，爲什麼不去當官太太享福，可住到這兒來？

貞 哼！什麼官太太，別拿人開心了。

柳 怎麼？不是官太太嗎？

貞 那天我在轎子裏就一直耽着心，生怕到了那兒被他們看出來是冒名頂替的，給我一個下不來到沒有什麼，他們還一定不會放過香君的，沒想到我白耽心了，到了田家，是從後門進去的，進去了就有一個丫環把我送到三間廂房裏住着，就那們住了好幾天，除了那個丫環一個人也沒來過，我心裏納悶，就去問那個丫環，他又什麼都不說，我一氣託管他呢，反正少不了吃，短不了穿，咱們就住着吧！又住了那們幾天，忽然來了一位滿臉橫肉絲的胖太太，一進門就瞪着眼睛問我說：「你是誰？」我就說：「我是李香君」。他說：「誰管你什麼香的臭的，我問你誰弄你來的？」我說：「田中丞」，我這話還沒說完，她扭頭就走了。

柳 這大概是田仰的大太太吧！

「可不是嗎？她走了以後不大會就有個丫環來把我叫到上房去了，到了上房一看，那胖太太正跟一個老頭子那兒大發脾氣呢！那老頭子又作揖又打躬的直陪笑臉，我想這大概就是田中丞了，看他這份怕太太的樣子說不定今兒有一場大鬧。」

柳 鬧起來，大概你要吃虧了。

貞 還好，那胖太太看見我進去，就走了過來，看了我兩眼，說：「看你年輕輕的，爲什麼偏偏喜歡嫁老頭兒，好，你既然喜歡老頭兒，我就把你配給一個老頭兒吧！」說完了就叫一個丫環把我領了出去交給一個老頭兒，那就是我現在這個丈夫。

柳 你現在的丈夫？

貞 其實他年紀並不太老，剛剛才過了五十，那時候他跟着田中丞當差，就那們樣兒把我配給他了。

柳 那他真交了老運了，討了你這們一個好老婆，可是你們怎麼又到這兒來了呢？自從把我配給他以後，田仰就待他特別好，有一天那老不要臉的拿了兩百銀子給我們當家的說要我給他當外家，這兩百兩銀子給我們當家的討一個老婆，我們當家的蹙了一肚子氣，當時也沒說什麼，回來就捲起鋪蓋領我回老家來了。他說：「我窮雖然窮，可是窮死不能當王八。」

柳 好，不肯爲了錢賣老婆，這人要得。

貞 回來以後，一想當什麼差事也得受氣，年頭兒又這們荒亂，東奔西跑的也許把性命送了，乾脆還是在這河邊上打打漁混碗飯吃吧！

柳 君子安貧，達人知命，真是了不起，了不起，李大娘你算有造化。

貞 你又開玩笑笑了，窮命，什麼造化。

柳 你們一夫一妻的過苦日子，比起來給人當姨太太整天爭風吃醋的，不就造化多了嗎？嘿，你瞧，我還沒打聽你們當家的貴姓呢！

貞 他姓王，叫王貴。

柳 怎麼，不在家？

貞 河邊上打魚去了。聽，外邊好像有人聲，大概是他回來了

（外面遠遠的有人喊救命）

貞 不對！有人喊救命，不要是他碰到什麼——

（外面喊救命的聲音越來越近）

柳 這聲音聽着好耳熟。

貞 不是他，不是他。

柳 我出去看看。

貞 別出去，最近這邊不太平，土匪多得狠。

柳 這聲音太耳熟，我得出去看看。三五個土匪我還對付得了。

（柳拿了一根門門跑了出去）

（閉上門）這柳麻子還是他們好多管閑事。

（外面有撲打的聲音）

貞 哎呀，打起來了，他們人大概不少呢，柳麻子一定要吃虧了。

（聲音漸息）

貞 跑了？

柳 （在外）就是這兒。

貞 還好，還好回來咧！（開門去迎）

（門外有兩個人，柳麻子受了傷，由那人扶着進來，那人是侯方域。）

貞 怎麼啦？

柳 李大娘，我說聲音聽着耳熟吧，你瞧是誰。

侯 啊！李大娘！

貞 你，侯公子。

柳 真是無巧不成書嗎。

侯 來，來，咱們先把老柳放下再說話。

貞 你怎麼了？

柳 沒什麼，腿裏挨了一刀子，掛了點彩。

貞 來，坐下吧。

(侯和貞扶柳坐下)

貞 剛才喊救命的是您？

侯 是呀，剛才要不是老柳出去，我就許沒了命了，啊，老柳，想不到你還有這們

一路武藝，三個路劫都讓你給打跑了。

柳 在軍營裏待了一年，就學會了這點玩藝兒，可是也只能對付對付這類的小毛賊

貞 真是巧極了，今天晚上都在這兒碰上了。

柳 正好，省得我跑一趟黃河邊。

侯 你到那兒去？

柳 找你侯公子去呀！

侯 找我？

柳 你到那兒去？

侯 到揚州，兵關部那裏。你找我幹什麼？

柳 你不是要我給你跑一趟南京嗎？現在給你取了回信來了。

侯 香君的？

柳 不是香君的，我肯這們賣命的送信。

侯 她跟着田仰還好吧？

柳 你還在冤枉她，嫁了田仰的是她。（指貞）

侯 李大娘？

貞 是我，你那天剛剛前脚走了，田仰後脚就派人來強娶香君，香君死也不肯去，鬧着要自殺，把頭都碰破了。

侯 噢！

貞 田家的人又窮兇惡極的，所以只好我冒名頂替的嫁了過去。

侯 那們香君現在——

柳 一年沒下樓在守着你，仗着當當賣賣過日子，三天兩天的生着病。

侯 那我是錯怪了她。

柳 可不是。早知道你那封信那們冤枉她，我才不給你送呢。

侯 對不起，對不起！

柳 別向我道歉，日後見了香君真得好好的道歉，你沒見她看了那封信多們難過呢。可是她還不怪你。

侯 噢！

柳 南京你不去呀？

侯 我因爲高傑這人不可共事，已經離開他了。本來預備去揚州的，現在——你剛才說帶來她的信呢？

柳 咳，提起這個信，差一點把我的命都要了。

侯 怎麼？

柳 我剛才趕着過河，風大，船翻了，我掉在水裏，可是我又怕把信給濕了，一手舉着那包袱，一手游水，才游到岸上來。

貞 怪不得剛才落湯雞似的。

侯 信在那兒？

柳 李大娘，請你給拿一下，火旁邊那個包袱！

貞 （取包袱）這個嗎？

柳 對了。

（貞把包袱給侯，侯打開包袱）

侯 怎麼？是這把扇子？

柳 對了，就是這個。

侯 沒有——

柳 沒有另外的信？

侯 （展開扇子）一枝桃花？

柳 香君畫的。

貞 睛，這些紅點子——

侯 怎麼？

貞 就是那天她頭碰破了頭流的血。

侯 她的血？

柳 她自己的血，她自己的血。

侯 她沒有另外的話？

柳 沒有，他說千言萬語無從寫起，你看了這個就懂得。

侯 一枝桃花，是的我懂得，我要供養着那枝桃花，不要東風吹謝了她，我說過桃花再開的時候，我會回去，現在桃花快要謝了，我對不起她，我得趕快去。

柳 去那兒？

侯 去南京。

貞 現在嗎？

侯 是的。

貞 天黑了，風又大。

侯 天黑，風大，不要緊，我得走，我要趕上這桃花。（撲扇急跑下）

柳 (掙扎立起) 侯公子，侯公子，
真 你的腿走不了，就在這兒養幾天吧！

——幕——

餘韻

燈光漸明。恢復到先聲原景，外面歌未止。

歌聲「……駕枕上紅淚拋。好似杜鵑啼春曉，任那蘇翁柳老，解救再殷勤，向黃河渡口尋，從石頭城中找。怎奈亂雲山風高雁杳，秋水天長恨不消。」

人 聽這聲音，好像是蘇崑生，來，我叫他一聲看。（走到窗前）蘇崑生。

歌者 誰？

人 啊！是他，我是——噢，你上來就知道了。

歌者 來了，來了。

人 他唱的是樓頭節烈，一定是指她拒絕嫁田仰的事，宮裏沈淪又是什麼意思呢，聽他的歌，又像香君並沒嫁人，也不像是死了，我來問他，他一定知道香君的下落的。

歌者（上）誰在這兒？

人 我

歌者 你是——

人 蘇崑生，怎麼你不認識我了，啊！你的眼睛——我是侯方域。

蘇 噢，你回來了。

人 你的眼睛怎麼啦？

歌者 瞎了，鬧病鬧瞎了，瞎了也好，免看得到許多醜事。

人 香君呢？你知道嗎？

歌者 她進宮了。

人 進宮？

歌者 秦淮的歌妓都被阮鬍子選進宮了。

人 選這些歌妓進宮做什麼？

歌者 選進宮去唱燕子箋。

人 唉。國家危急到這步田地，這般奸臣還在征歌選妓的朦蔽聖上。她什麼時候進

去的？

歌者 進去快一個月了。

人 什麼時候出來？

歌者 宮門一進去是出不來的。

人 她進去以後沒有一點消息嗎？

歌者 宮門深似海，那裏來的消息。

人 那們，我是來晚了。

歌者 晚了，桃花都快謝完了。

湘春

曉了，曉了，那末的坐離竟成了死別。（看到窗口那枝快謝完了的桃花）桃花快要謝完了。（又是一陣風，吹落了些桃片）噫，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道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命運正像這個桃花，難到這話竟成了讒語，不會的，不會的，她會回來的，我要在這裏等着她。

嶺者：侯公子，你要在這裏等她？

久：是的，我要住在這兒等着她。

嶺者：她守了你一年，按說你也應當在這兒守着她，可是現在阮鬍子還在到處復社的人呢，前些天陳公子回來就被他們逃去了。

久：陳公子被他們逃去了？

嶺者：是呀，所以您最好趕快離開南京。

久：離開南京？難道我們就這樣永遠的不能再見了？

嶺者：主要是烟霧，總有一天會團圓的。

久：誰有那一天會團圓？會有嗎？

嶺者：會有的。

久：可是我要離開了這裏，一個在天涯，一個在海角，更難見面了。

嶺者：只要我和柳麻子兩個老傢伙不死，我們會去找你的。

（外面突然有許多人在喊）

聲 我親眼看見他上去的。

歌者 哎呀，冤家路窄，到底還碰上了。

聲 快上去捉到了侯方域有賞的。

歌者 哎呀，他們上來了。

人 怎樣辦呢，我還是從後門走吧！

歌者 後門已經封死了。

人 那末。

(兩個空役上)

役 他就是侯方域，帶走！

人 你們！

役 少說話，跟我們走吧！(鎖候下)

歌者 一個在宮裏，一個在獄底，難道他們不是姻緣？豈是冤孽嗎？

——幕——

尾聲

時間 九年以後

地點 棲霞山葆真庵佛堂

長燈古佛，雲烟繚繞，好一片清淨佛地。開幕時後邊有藏教策誦經的聲音，小翠在這佛堂裏燒晚香，點上香，叩完了頭，蘇崑生抱着一個唱道情的竹筒子從後邊走出，他現在改了道裝，出來以後就向外邊走去。

翠 蘇師父。

蘇 小翠，你在這兒。

翠 你要出去嗎？

蘇 出去。

翠 天黑了。

蘇 天黑天亮在我眼都是一樣的。

翠 你到那兒去？

蘇 到街上賣唱去。

翠 晚了，人家要睡了，沒人聽。

蘇 晚上睡在床上才是聽道情的時候。

翠 睡着了，聽不見！

蘇 不，睡着了，心才清醒

翠 我沒唸過經，學過道，我不懂得您的話。

蘇 你晚上睡着了就懂得。

翠 睡着了，那是做夢。

蘇 不，那不是夢，這才是夢呢！

翠 什麼？現在？這睡着大眼是做夢？

蘇 你說不是做夢，你想想這十年的事，當日那們熱鬧的秦淮河裏多少如花似玉的

姑娘，多少年少風流的公子，那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可是才熱鬧了幾天，

就逃跑的逃跑，進宮的進宮，出家的出家，嫁人的嫁人，風流雲散的完了，

阮鬚子他們聲勢赫赫迎來的皇帝又做了幾天，連江山都改了主了，馬士英阮大

鹹他們那們多的財，那們大的勢，到了這免不了被人殺了，他的財勢又何常能

夠帶得走，到了這不是死在路上，像野狗似的臭塊地，就是現在投降了新朝的

那些天官大員，其實他們的榮華富貴又能夠享受了幾天。這些都是夢，都是夢

蘇 翠 難道世上沒有一件事是真的嗎？有的。

是什麼？

只有那梅花嶺上史關部的忠魂千秋萬古讓後人敬仰才是真的。

您說我們姑娘和侯公子這段姻緣會不會也是一場夢呢？

也是一場夢。

難道您說香君姑娘苦守了這們十年，他們就不會團圓嗎？

團圓也是一場夢，分離也是一場夢，就是見了面，兩個人白頭到老，死了葬到一個墳裏去，還不是一場夢。

這到是的，姑娘就看不開這點，我常勸她說一個人一輩子沒有多少天，姑娘進了宮又從宮裏逃出來，這真是死裏逃生，這些年罪也受夠了，剩着年輕，何必這們苦守着，得樂就樂幾天吧，可是她就不肯。

你這一番話是我早先常常勸她的，現在我知道我們這些都是夢話，要她永遠醒不了的做夢。

夢話？

我問你，你爲什麼老跟着你們姑娘不去嫁人？

我捨不得姑娘。

這是一個忠字，有了這個字，你這一場人生的夢總算沒白做，你姑娘和侯公子這段姻緣是不是完全一場虛無縹渺的夢，就要緊要開頭的時候，她肯不肯醒了。

卞 (上) 蘇師父在這兒跟誰講道呢？啊，跟小翠。

蘇 講完了，我該走了。

蘇 師父，我扶您出去吧！

蘇 我走的這兒長呢，你能夠老扶着我嗎？(下)

卞 小翠，好像你家姑娘找你呢！

翠 是嗎？我去看看。(入內)

(卞玉京點上三枝香，頂禮膜拜，拜畢坐在香案旁誦經，一會兒小翠扶香君上

香君越發憔悴，弱不禁風，小翠扶他在佛前跪拜，玉京誦經如故，香君拜畢

，體若不勝，倚柱而立。)

翠 姑娘，還是進去躺一躺吧。

香 不，我躺得難受，今天心裏亂得很，好像有什麼事。

翠 您是想得多了。

香 也不。

卞 (停止誦經) 香君，來，念念經你的心會靜下來的。

(香坐到下座來坐的位子，戴着木魚唸經)

卞 蘇師父走了，山門沒有關吧？小翠你去看看。

翠 是。

卞 讓你姑娘在這兒念念經，你給她燒杯茶去。
翠 是。(下)

卞 (香君你的兩頰爲什麼這們紅？你要發燒嗎？)

香 好像每天晚上都是這個樣。

卞 你心裏覺得怎麼樣？

香 到晚上就疲倦得很，躺在床上呢又睡不着。天天都是睜着眼睛一直聽到鷄叫。

卞 你咳嗽嗎？

香 夜裏不斷的咳嗽，其實白天也不怎麼樣。

卞 香君，你這病恐怕是——

香 什麼病？會死嗎？

卞 沒有什麼，不要緊的，你別害怕。

香 舅舅姐姐，我真是害怕，我怕我會死了。

卞 你不要這們胡思亂想。

香 唉，只要能夠再見他一面，我就死也瞑目了。

卞 你不能老想着這些，你要清心寡慾好好的養着。

香 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呀，我心裏要不想，但是這些事情像是死死的纏着我，丟開這一件，又想起那一件，丟開那一件，又勾起這一件，姐姐，這大概就是

「你能夠出家，而我苦守了十年，還擺不脫這紅塵煩惱的緣故呢？」
 「你心裏亂的時候，你多唸唸經，唸唸經自然把什麼都會忘了。」

卜 翠（在外）姑娘，姑娘！（上）

卜 小翠，什麼事這們大喊大叫的！

翠 柳師父回來了。

香 柳師父回來了？

柳（上）他現在已經剃度當了和尚回來了，回來了，我不回來，你該罵我這禿驢了。

卜 柳師父這一輪走了有半年了。

柳 可不是，半年多了。

翠 柳師父是立了秋走的，現在桃花又開了。

香 找到他了吧？

柳 再找不到他，我還有檢來見李香君！

翠 您找到侯公子了？他在那兒？

柳 看你比你們姑娘還着急吶。

翠 柳師父出了家，還是這麼好開玩笑。

香 他在那兒？

柳 就要到這兒來了。

香 就到這兒來，他好肥？

柳 好，好。

香 他當年怎麼樣從獄裏逃出來的？

柳 你瞧你一句一個他，你到是容我歇歇腿，喘口氣呀！

香 小翠，快給柳師父打盆洗臉水，倒杯茶。

柳 給我倒茶吧，臉水別打了，現在誰還要臉呀！

(小翠給柳倒了一杯茶)

香 柳師父，他……

柳 你又是問他，再待不了一會兒，你們就見着了，那時候他親自跟你說，不比我

說的強。

翠 柳師父修成守佛，上了西天恐怕還忘不了說書的那一套賣關子。

柳 好，說我賣關子，我就賣關子，讓我先說旁人吧。

香 旁人？誰？

柳 這次不但找到了侯公子，還打聽到了不少熟人的下落。

香 都是誰的下落？

柳 先說吳歐泥吳公子，當年那們一位文弱書生，憑不測他在地淵領着兵和精兵大

打了一仗，可惜賊船當時乘勢已去，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又因為寡不敵衆，以致全軍覆沒。吳公子也被清兵給逮去了，吳公子那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刀橫在脖子上，都不說個降字，落一個罵賊而死，清朝的官兵雖然把殺了，却也敬他的忠義，把他的屍首好好的安葬在池州的城外，到現在池州老百姓每逢春秋兩季，還到他墳前點上的一柱香，酒上幾點淚罷。

香 還有誰？

柳 還有那位楊龍友揚大人。

香 他怎麼樣？

柳 他也是一個好樣的，跟吳公子一樣，領兵抵抗清兵，戰敗被擒，落一個罵賊而死。

卞 還有誰？

柳 還有陳貞諶陳公子，他在南京城破了，逃出了監獄以後，也是看不慣大明朝的百姓現在都把手套上一雙馬蹄子，屁股後頭拖上一條狗尾巴，就躲到一個山洞裏去住着，再也不進城。

翠 他吃什麼？

柳 他採些山上的野菜充飢。

香 你見着他沒有？

柳 我好不容易打聽到他的地方，去找到了他，他一見面就罵我說：「柳麻子，你怎麼出了家了？」我說：「清朝皇帝有令，要咱們大明的百姓俗降僧不降，聽不願意投降，就只好出家了。」他一聽我這話，就拍着手叫好，說想不到你們讀書的有這種見解，有這種氣節，把我大捧了一頓，我說你別捧我，我這算不了什麼，李香君那才真是有氣節呢，到現在足足的有十年了，什麼磨難沒經過，可是她死也不變，一直還在守着侯公子。

香 柳師父，您把我說得太好了。

柳 這還不是捧你，這本來是實情嗎。陳公子聽了這點說煙花中的女子能夠有這種氣節，可見天地間還是有正氣的。

香 他住在什麼山？

柳 現在他又跑了。

香 爲什麼？

柳 清朝在訪拿山林隱逸，打聽着了他的確方，要他出來做官，他不幹就到另外一個山裏去了。

香 噢。

翠 李大娘那兒，您又去了沒有？

柳 噢，對了，對了，還有李大娘，她也了不起。

香 怎麼？

柳 當年清兵渡淮河時候，她們夫婦兩個因為受不了清兵的欺負，就弄了一條小渡船，載了一船清兵過河，船搖到河中間，把它弄翻了，一船的兵都喂了王八了。

翠 李大娘呢？

柳 跟她們位老頭子王貴兩人都死了。

香 噢！媽！

翠 大娘！

柳 別哭呀，她這死得名譽，比活着受人欺侮不強嗎？哦！我這一樹跑得總算值得，打聽到了多少忠臣義士，把他們這些轟轟烈烈的故事說講講也痛快。

木 復社的幾位公子都是講氣節的，所以平常和他們常來往的也都懂得了。

翠 柳爺父，您也說一兩壞人聽聽？

木 對！您都說的是忠臣義士，難道熟人裏就沒有一個是好佞的小人嗎！

柳 右是也？不過那些奸佞小人的事，說起來聒了唇舌，不講也罷了。

香 侯公子，他怎麼樣呢？

柳 侯公子，他呀！

香 他怎麼樣？

柳 聽外邊打鬥，許是他來了，小翠，你去瞧瞧。

翠 是。(下)

柳 玉京師兄，侯公子來了，他們總得發一發心裏的話，咱們知趣一點，後邊去。
十 好。

香 柳師父，您又來了。

柳 不是我又來了，是他又來了，看，那不是他來了。(指門外)

(柳和十同走到後邊去，侯上，他穿着清朝服裝。)

侯 在那兒？(奔上他手裏拿着一束桃花)在那兒？啊！香君！

香 (也跑着往外迎)在那兒？侯——(看到侯穿着這身服裝，愣住了，)你——你是誰？

誰？

侯 我，朝宗，侯方域，你看？我和桃花一塊兒回來了。(以手中桃花示香)

香 (你是侯方域？)

侯 你不認識我了嗎？香君！

香 (小翠從外邊進來，莫明其妙的看着他們)

香 你——手——

侯 (莫明其妙的抬起手)我的手！

香 (低低的說)馬蹄子，你——背過去。

侯 (仍然莫明其妙的轉了一個身)轉過來？(看到小翠)小翠，她這是怎麼啦？

香 豬尾巴，不，不，侯方域不是這樣的人。

侯 香岩，你怎麼啦？（走近她）

香 小翠，小翠（逃避到小翠身旁）

翠 姑娘！

侯 她怎麼啦？

香 他，這是人——是誰？

翠 他是侯公子呀！

侯 我就是侯方域呀，雖然十年沒見了，可是我樣子並沒變，怎麼你會不認識我

啦？

香 他變了！

侯 我變了？小翠，你說我的相貌是變了嗎？

香 怪不得方才柳師父不肯說。

侯 顯，你大概是看見穿了舊們一身衣服，所以不認識我了，這一點讓我來慢慢告

訴你。

香 不要說了，我拍斷了我的耳朵。

侯 小翠，她大概是有病吧？怎麼這們語無倫次的？

香 是的，姑娘病了好多日子了。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侯香翠

「那們扶她坐下吧！」

（小翠扶香坐下）

（香翠的向自己說）原來他是投降了！

香君，你住在這山上的廟裏，你也許不知道，現在朝廷改了。

姑娘這們大的人，連這個都不知道！

（始終在低低的念着，）他竟然投降了。

（向翠）她在念聽什麼？

她在恨！！

恨什麼？

恨你投降了？

這個——喂，你不要看穿了這一身衣服，就以爲我是投降了。其實我這裏邊

有一段苦衷呢！

不講也罷了。

那年南京城破了以後，我逃出了獄，不肯投降清朝……

你——你也不肯投降？

是的，我不肯投降，我就回到家裏鄉下去關起門來念書，也不敢出來，就這們

躲着，不知道怎麼還會被本縣的知縣驕得了，那時候本朝正下令訪拿山林隱淪

出來應試，知縣派人找我去，我當時就說生病同絕了他，可是他一連換了我十來次，總得我實在沒有辦法，臨時家父也囑咐我敷衍他們，我自己一憑自己筆墨還聽，總不能在一間屋子裏待一輩子，而且急想着出來看你，所以只好去寫媽糊糊應考了一下，就中了一名副貢生。

中了什麼？

香

副貢生。

侯

唔，好，好。

侯 沒什麼好，沒什麼好，這是沒法子，媽糊糊考的，自從中了副貢生以後，才能隨便出來走動。

香

說來說去，你還是投降了，我恭喜你，有一天你還會中狀元的。

侯

這個也算不了是投降，天下已經都這樣定了，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呢。

香

我真是死也不會想得到——

侯

這實在是不得已呀！

香

不得已？吳公子的事情你知道吧？

侯

知道，聽說他在湖州戰敗被殺。

香

陳公子呢？

侯

他還居在一個山洞裏。

香 柳爺父呢？

侯 他出了家，那你也知道呀！

香 他們甯可死不降，甯可挨餓不降，甯可出家不降，你呢？

侯 我。

香 你的正氣呢？

侯 (默然)

香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你誇語你自己應當記得，你現在居然穿了這種衣服

侯 不穿這個，我怎麼能夠到這兒來看你呢！

香 你就爲了來看我？

侯 就算這一點是我錯了，可是我對良心却始終一點兒都沒有變的，(掏出扇子)你

看這扇子，我始終在保存着。

香 (接過扇子) 扇子。

侯 人物兩不分，果然我們又團圓了。

香 唉！(看扇子) 這血是白過了。

侯 白酒？香君，你別想不開吧，我們分別了十年了，每個人都經過了不少的苦難，

現在居然團圓了，讓我們好好的在一塊兒樂幾年吧！

香 轉！(苦笑)我守了這十年，就爲了和你團圓了來喜樂嗎，那我早該給田仰了。

，那我早在這裏做了貴妃了，不比跟你一個副貢生強嗎？

侯 那麼你爲了什麼？

香 爲了我們都能做一個好人。

侯 我們還可以做好人呀！

香 可是你已經走錯了。

侯 就算那一步我是走錯了，可是總應該容人有自新之路呀！

香 走錯了路永遠回不了頭的。

侯 香君，你不要聽人家的挑唆來折散我們。

香 我不聽旁人的挑唆，這些話都是你自己

侯 (停了(會兒)難道你不嫁我了嗎？

香 (不語，把扇子撕了。)

侯 你怎麼把扇子——

香 我——(突然的略息)

翠 魚——

侯 她吐血——

翠 姑娘，姑娘！

香君！

（急上）怎麼啦？怎麼啦？

姑娘吐血了。

吐血啦？香君！香君！

（香蘇醒過來，長吁了一口氣。）

（看她醒過來，放了心）香君，你好點了吧！

香 我好，我復好，現在我的心裏反而很平靜了，姐姐，也許紅麝的煩惱不會再纏

着我了。

香君，你要——

（止侯）不要再多跟她說話，小翠，來扶她進去休息吧！

（卜和翠扶香入內，柳始終站在門口望着。）

（追上去）香君，香君！

（擋住侯）你還去逼他嗎？

侯——

柳 侯公子，我看算了吧，你現在中了副貢生，將來連中三元，封侯拜相，少不了

一番榮華富貴，還怕沒有老婆嗎？

老柳，你怎麼也說這樣的話，你去替我勸一勸她。

柳 我勸她，我能對誰說什麼，什麼氣節呀！廉恥呀，正氣呀，人心呀，這些大道
理你以前說得頭頭是道，她也聽得頭頭是道，現在她按着你說得去做了，你却
不按着你說的去做了，讓我怎麼樣去替你解說，又拿什麼話去勸她。

侯 她死了呢？

柳 我守着屍，終身不娶。

侯 侯公子，圖亡了你守了沒有？

柳 (默然)

侯 圖亡了你都沒有守，守個煙花妓女又算什麼。

翠 (上) 侯公子沒有走呢？

侯 沒有走，沒有走？香君叫我嗎？

翠 殺到你，給你一點東西。

侯 什麼？

(小翠給他一縷頭髮)

侯 頭髮！她當真——

侯 是的，她落了髮了。

侯 她竟這樣忍心！

姑姨說從今以後各走各的路吧！

侯 不行，我要去見她。

翠 你還去見她？你有什麼臉再見她，你是唸過書的連一個當姑娘的都不如，算

吧，去吧。(下)

(侯被她說得愣在那裏)

湖 好，好，情絲已經斬斷，侯公子，走吧，這裏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啦。

燕 (在外唱着)

哀江南兮滄海移桑田！

稚花猶上思魂怨，

幾人憑吊幾人憐。

幾便說在氣沖霄漢，

但裏散江山，早像草兒隨風轉。

多少書生做新官，

多少書生做新官，

到是那無情無義的娼寮院，

偏有種兒的名兒萬古傳

(聽着這歌聲，槐梅交集，步着歌聲走出去，嘴裏念叨着)走錯啦，走錯啦。

柳（拾起那條斷破的扇子）啊，碎了，碎了也好，扯碎了桃花扇，了結了一場
花夢。

幕徐落
全劇終

本劇非事先徵求作者同意不得上演。

一九四四年十月月初版

桃花扇

(當今戲劇叢書)

印	總	發	發	編	著
刷	經	行	行	輯	作
者	售	者	人	人	人

定價：

重慶中一第 八十六號	說文社出版部	重慶林森路特 二十四號	建國書店	重慶林森路 憲家巷三號	當今出版社	唐乘彝	徐昌霖	周彥
---------------	--------	----------------	------	----------------	-------	-----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7.1.3
建國

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劇本
審查證忠印劇字第一一五號

